

陳子上存稿序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凡若干卷文為記為叙為銘為贊為箴為跋凡若干首加銓次為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

者抗持操于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按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于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予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為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偃強州郡間者爭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脇致之子上遂棄焉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為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

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已不獲措諸
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
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
以暴于世則天下之于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
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其慨也其友謝復元氏
歿率同志錢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
之其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
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工邈漢魏而齊
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
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書子上先生存稿序

予任監察御史時因嗣居霽山林景熙先生藏
修之地廼為收拾所作詩若干首所存文若干
篇既錢板以廣其傳矣尋陞按察副使便道歸
省有鄉儒張君明夫葉君元鼎各出所藏先正
陳子上詩文告予予曰子刊行林霽山之集俾
人得以觀誦不惟見林之錦心繡口吐露其忠
肝義膽抑亦知子之景行先哲能發其潛德幽
光也且吾邑之繼林者又有陳先生子上其忠

貞狷介亦非尋常可及矧其為文上本遷固下
獵諸子為詩上邈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曩者
秘書監丞揭公伯防稱之如此人皆以為知言
既而國史編修蘇公伯衡訪其詩文放失之外
得若干卷題曰存稿特為序而付其友謝復元
輩鋟梓未就存者反失終竟厥事非予而誰予
是時本未知先生詩文之詳乃以事冗祿薄為
辭及閱其所序近山軒燕集詩謂至正十二年
四月八日會于張思誠之軒時孔正夫呂敬中
與高十人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曰茲集不可
無紀于是分韻賦詩十首所謂敬中者乃予曾
伯祖州判府君在元任行中書省照磨也又聞
其所識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自郡城回至
州南閭平陽失守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
間尋山徑泥塗中崎嶇逃遁所謂銓者即余曾
祖母王安人之父也由是而觀則知先生與予
先世嘗有通家之好存稿之所刊烏得而辭哉
于是具紙墨命學童一一錄出屬眷兄徐君以

敬會友人陳君存謙張君思廣重加訂正次為
卷帙予則捐俸命工錢板印行將與海內能詩
文之君子共觀覽之庶俾先之文生不泯于歿
世若其放失之稿儻有得者收綴以為別集則
有望于將來焉先生之陳世為平陽金丹鄉鉅
族諱高子上其字也棄家遁世旅寓他鄉因自
號不繫舟漁者凡其出處行實則詳見于蘇揭
諸公之序誌云嘗

成化元年龍集乙酉冬十月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同邑後學
呂洪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一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四言古詩

采蘭

采蘭采蘭于彼江湘悠悠我思在彼山下采蘭
采蘭爰采其杞我之所思可與晤語采蘭采蘭
以葉以蕊以葉以蕊以贈君子

漢水贈別也

不繫舟漁集

卷一

一

瞻彼漢水其流潏潏之子于邁言采其蘭嚶嚶
好鳥集于林間娟娟美人可以晤言我思美人
在漢之水秉心允臧威儀楚楚聿求厥德將子
是與慎爾優游成爾譽處南山有玉琢以為琚
北山有梓規以為輿君子好修始終弗渝

樹風堂

宵貌兩間具人之形父母遺體實全其生鞠育
拊復恩莫與京乾覆坤載不可以名相彼烏矣
反哺飛鳴夫何人斯而敢忘情竭力報德惴惴
弗勝或僎萬鍾願彼餘齡年歲弗與日邁月征
辟樹欲靜風乃不停人子之心曷其自寧美哉
沈君獨懷惕兢曰予祿仕將以親榮親以日耄
我志靡成歸築我室耕我塋菽水朝夕其樂
則羸烏乎沈君古人是徵養志為大奚庸三牲
我願當世率由以行

送徐勉之為慈湖書院山長

北風蕭蕭冬日荒荒之子振轡歲暮有行子行
何之子甬東鄉維甬東鄉慈溪湯湯有嚴先哲

厥廟煌煌往主其祠文教以昌懿彼先哲其道
允臧如星在漢耿耿其明尸而祝之千載有光
伊世之昧如瞽俵俵乃多其岐而亡其羊就法
就師以祛其盲嗟嗟遺文湮鬱弗揚之子之往
春秋薦饗翩翩佩琚來遊來翔之子之往淑其
俊良蔚彼鳴鳳宜集高岡胡載其羽而下于場
維屈乃伸有弛必張善爾令聞終履康莊高也
作詩其言匪狂式慰子懷予以送將

息庵為孔魯茂先生賦

維山之阿幽幽其室有美君子爰息而逸其息
伊何為美實多以寢以興以居靡他備然亡世
匪遁而逝時止則止聊以舒憇昔游而驅今息
我車昔仕而趨今息我軀我息我友日遠
我息我心我慮斯遣庸庶勞生我息無營群愚
逐逐我昔迺寧澗有鳴泉欄有啼鳥我息而聽
遠彼膠擾庭有嘉樹巖有停雲我息而觀謝彼
紛紛坐則怡怡臥則熙熙如丸在區如水不波
息而弗息中為物役息焉而息息乃真得人老

弗息戒息是髦在古賢達或與同好行者止蔭
倦翼知還於茲息焉永矢弗諼

不繫舟漁集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繫舟漁集卷之二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騷體詩

南有山思友生也

南有山高惟虛矣其上伊石不可以與兮念子
之遠莫我愉兮南有水清維流矣其泮伊陸不
可以舟兮念子之遠莫我儔兮盲風淒淒卉木
病瘁我行吳會昌其底居二三君子眷我寡類

勉進厥修終始令譽

題蘭竹

懷美人兮南浦倚疎篁兮愁予佩嘉言兮同心
期歲寒兮容與

思遠寄諸友生三首

水之廣兮不可以涉舟則可航兮我舟無楫伐
木為楫兮孰與操我思我友兮心焉怵怵
路之修兮不可以徒車則可載兮我車無輿伐
木為輿兮孰與駕我思我友兮不忘晨夜
翼于風兮害從以飛鱗魚滿兮害群以隨我遠
我友兮我友我思我思我友兮我友不知

菊頌為易尚賢賦

爰有嘉卉所性貞兮乾剛坤柔中稟精兮綠葉
萋萋叢而不蔓兮厥花伊何金英粲兮燁其婉
婉懷正色兮幽淡清絕香可服兮媚于晚節守
志俟命矣蹇茲孤高不可連遙兮吁嗟人兮莫
爾知兮說間棄正夫何疑兮避世無悶聖所題
兮彼美君子其德可與比兮

題道原所作墨蘭蕙四首

有草維蘭兮在彼中阿上蔭幽篁兮白石峩峩
雪霰交零兮歲冉冉其幾何百卉憔悴兮為憂
孔多嗚乎保此貞節兮其心靡他

蘭之花兮有苾其馨蘭之葉兮其色青青嗟蘭
之生兮獨取介而幽貞我思古人兮言擬其英
有草維蕙兮生于林坳與荃為類兮與蘭為曹
蕭艾離群兮不復混淆其敢自棄兮化而為茅
蕙之花兮叢生而韻蕙之葉兮可紉以佩擊芳
菲兮勿使蕪穢鷓鴣鳴兮不遐有害我思靈修
兮歲月其邁

不繫舟漁集卷之二終

不繫舟漁集 卷二

不繫舟漁集卷之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古詩

寓興二首

入山採瓊瑤雲深白石堅瓊瑤不可采中心抱
惓惓惓惓思美人青青見芳草芳草在空山美
人隔長道

種花種蘭蕙取士取君子蕭艾不馨香小人混

不繫舟漁集

卷三

一

臧否如何此芳草零落在山林古人不可見悠
悠傷我心

閒居四首

今歲厭羈旅歸來田里間棲遲涉春夏居幽心
自閒遠市絕喧嗽閉門謝衣冠無營免慮外守
拙非懷安晨興微雨霽課僕往西園嘉蔬摘翠
葉時果收未丸何能謀生理聊用致盤飧

近舍數畝田深耕藝黍稷黍稷日以茂青青滿
阡陌鋤耘去稂莠經營待秋穡農事果艱辛勞
生念衣食雖有服力勤庶免饑寒迫豐歲或可
期優游度朝夕

暇日過南隣田父喜余至為余具酒漿坐間雜
老稚苦言無餽饌但有園蔬味草率見真情酬
酢感深意白日忽已暮頽然竟成醉所遇聊足
懽何用計餘事

陶潛冲曠士棄官樂田園於世百無營唯愛濁
酒樽乘化知委運賦詩多達言我今解簪紱歸
來分所安荷鋤開荒徑種菊葉已繁佳辰步幽

隴水日憇衡門前修詎敢企庶以避時喧

出門

出門尋微徑獨行繞荒村居人少草屋草屋吠
畝間雞犬隱深竹桑麻被長園方春農事興耕
耨者日已繁鋤耘愧力弱詎知衣食原入山虎狼
怒涉海波濤翻徘徊奚所適顧瞻生永嘆抱拙
守閭里白日如流丸念昔賢與哲棲棲不遑安
懷居起余心時乎復何言

掃室

日日掃居室既掃塵復生性癖頗愛淨去塵心
乃清居閒雖少事處世豈無營弱子在襦祿幾
時堪使令蹉跎嘆光景困守限戶庭非無四方
志邊隅未休兵遙聞官軍出盡毀徐州城朱門
與碧牖回首成榛荆江淮及閩越寇盜之所經
人民苟全活奔走不得寧瞻茲蓬廬下棲遲聊
慰情但當勤掃讀書飽慕羨萬事委天運何必
求榮名

送竺上人歸狼山

飛雲無定跡有時亦還山飄飄方外侶倦遊終
念安農興振衣袂登舟泝江滿適意且歸休及
此歲未闌狼山近淮楚中有屋數間燕坐古樹
陰濯足滄波寒時招白鷗鳥永日共幽閑

戊戌新歲感懷二首

青青庭前柏晴日照顏色枝間巢衆禽朝去暮
來息中有烏尾烏能生反哺維新歲憶慈母獨
立意躊躕

北風吹江樹冉冉紅雲度隔江山嶺高雲行過
山去野鳥逐雲飛力盡不能隨新年憶親友極
目望天涯

晚歸

西崦日初沒遠樹生夕陰晚步草露濕獨歸松
徑深入室載言笑稚子牽衣襟尊中有濁醪可
以酌復斟坐未窗牖白佳月出東林幽情寄觴
詠適意忘華簪自得閒居理寧憂外患侵

雨中有懷李申伯楊彥祥二文友

幽室隱几臥覺來聞雨聲開窗上痕濕井邊春

草生旅寓惜芳草閒居抱幽情美人期不致誰
與共持能相思卷南北如隔萬里城

客吳中詠懷三首

歲暮旅懷深憂思怨宵永謀生計何拙悠悠去
鄉井百為無一成壯志欲灰冷寄形天地間冉
冉度光景青年詎長流綠髮變俄頃感歎起中
夜危坐心耿耿幽窗寂無聲明月照旅影

慈竹冬生筍內茁知其因而我為人子乃獨遠
其親親年迫哀暮問安平晨昏當門惟弱子耕
稼服力勤瘠土所入薄何以奉甘珍負米愧前
哲漂梗慚一身憂心奚所托仰視南飛雲

弱質難任重晚學終寡得努力希前修駕馬追
驥迹羈旅既荒蕪衰老况侵迫為人生世間所
貴能有植候焉同物腐豈不深可惕刮摩賴友
生庶幾成令德群居以遊談於我竟何益夫心
苦同志願言慰昕夕

山居

遊喧林下居抱病山中臥家貧酒屢空性懶詩

慵課禽聲隔樹啼雲影當窗過獨有采樵人時
來慰哀情

遷居

遷居城南村幽情意相適室廬頗虛敞結構自
疇昔倒檜護周垣修竹蔭奇石涓涓井泉清霽
霽簷雲白去郭二三里迥與囂塵隔於茲載寢
興朝暮靡所迫讀書南窗下奉食老親側褰裾
戲童稚煮茗待賓客身閑貧亦佳機忘心已寂
旋種園中蔬春葉廢堪摘時危幸安處生理寧
復識雖非曠達夫執世耶自得

過俞嶺

劉山行已過俞嶺仍嶮巖木橋水滑石徑臨澗
澗危舉目惟層峰俯首不敢窺道逢荷擔者相
問各言疲嗟予亦何事跋涉無已時去年此登
涉今日復來茲行役豈吾願倚門無乃思人生
宇宙中勞逸誰所為既云有形累焉能息驅馳

泊館頭步

朝發芳林嶺夜依館頭步屨茲跋涉勞懷哉田

園樂生理苦艱難
歸耕嘆悠悠
貧窶何足憂
甘旨焉所託
棲棲道路中
素心負正壑
行年三十餘
齒牙半搖落
良由筋骨疲
豈但質衰弱
憂思耿不寐
起觀衆星白
群雞鳴江皋
已復戒行客

夜泊臨平山下有懷行道原上人

泊舟臨平下
月出湖水白
村墟警群吠
風林振伏翼
遊子多愁思
僕夫倦行役
開尊欲自醉
對酒不能食
緬懷吳中遊
詎念飄梗迹
行公與我諧
交誼比金石
別來遙相望
何以慰岑寂
暫營東歸棹
卽理西征屐

歲首自廣陵入高郵舟中作

北風吹湖水
遠行當歲徂
孤舟無同人
相依惟僕夫
遙睇高郵城
彷彿十里餘
落日去地遠
飛雁與雲俱
悠悠思故鄉
邈在天南隅
慈親倚門望
我身猶道途
羈旅豈足恤
但念骨肉疎
何當脫行路
歸臥山中廬

己丑歲元正二日發高郵

昨日初歲歲
今晨發高郵
飄蓬無節序
比身真

若浮晴日照野水好風順行舟舟人為予祝新年無百憂自笑道路中奔走何時休朝為吳鄉客暮向淮楚遊安居豈不願况乃非人謀乾坤無終極江海成淹留仰首視黃鵠奮翅何悠悠

晚步

雨霽野色淨杖策步殘陽度橋尋幽徑沿溪遠西左靡麥生微秀籬菊散清香行吟未復往零露忽沾裳

近山軒燕集

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八日會于張思誠之近山軒時孔君正夫方自吳回曾伯大陳德華徐德顯金士名呂敬中盧文威鄭子敬咸在而高亦與焉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言曰茲集也不可以無紀乃命賦詩分韵取陶淵明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之句凡為詩十首烏乎朋友會合而歡宴詠歌亦古人之所重也然平居無事時而接盃觴弄筆墨此特文人才士之常耳當滋海內用武之日而吾與

諸君居左邑下州得以恬然安處相與飲酒
賦詩為樂豈非幸歟夫樂而不知其樂者衆
人之情也樂為而不以文者荒于樂者也今
也樂其樂而必以文亦可謂不失其正矣叙
而錄之所以不忘也

幽軒近青山層簷蔭高木茲晨天氣佳涼雨破
祥輿鳴蟬度新聲叢蕙散餘馥几席具陳列遵
豆進穀藪故人吳中歸舉酒喜相屬微酣各忘
形起坐命棋局好樂初匪荒笑語勝絲竹人生
百年內光景猶轉轂况當艱虞際歡會情愈篤
酒闌復何言長歌紫芝曲

青楓嶺王貞婦祠

峩峩青楓嶺其下溪流駛昔年王貞婦抱節向
茲妾婦本家赤城從夫誓終始國破罹百憂四
女隸戎士何哉千夫將稅色思配已良人被殺
戮禍延舅姑氏殘生雖無依夫義安敢毀一死
誠不難執縛未有以說詞告軍將妾豈負君子
苟妾能事夫事君亦如此聽妾線經除終當侍

牀第軍將聞茲言防虞稍為弛行行至斯地四
顧行且止悲風滿秋山落日啼青兕矢詩寫我
心書石齧我指精神動靈麻血染石為紫躍入
千仞淵魂魄飛魄沉水至今立祠廟鐫珉著哀誄
生懷貞淑妾死為節義魂我來撫遺跡淚下不
能已因悲丈夫子食祿昧廉耻堂堂棄懷帥授
城猶棄蹤視此寧不愧生存孰如死嗚乎千載
下風化賴綱紀

途中遇雨

出郭天始晴入郊雨仍灑農夫且怨咨况我行
道者前途上修嶺四顧迷廣堊登涉極煩倦幽
思何能寫軀體父母道非敢並牛馬立身若未
遂勞形亦天假豈無舊田廬隱居事耕稼垂釣
清水濱讀書茂林下歲晚成斯願今茲未遑暇

感寓二首

慈烏在巢時相依子與母因風出巢去顧影獨
千里千里何悠悠天高露如水烏飛還故枝遊

子悲別離

中原有高山檻泉出其隅涓涓入溪澗所性良
已殊奔流無日夜東去趨尾閭逝水無回波少
壯能幾時

過馮公嶺

絕壁倚霄漢千峰勢如馳何年五丁士鑿石連
天梯縈紆不可上髣髴登峨眉白石齧我足霜
風吹我衣前途政迢遞我已筋力疲寒花道傍
開幽鳥林間啼彷徨俯自憫少憇日已西浮生
浪奔走困踣胡爾為他年履坦道慎勿忘嶮巖

感興

自漢以來五言之作多矣其善者大抵皆直
致無華飾之辭簡淡而意味深遠下是則雕
鏤綺靡不出乎風雲月露花草禽魚之間而
理趣淺如也昔唐陳拾遺嘗作感遇詩詞格
高古而新安朱子則病其淫于仙佛恠妄之
說故朱子齋居感興之作乃一寓于理扶樹
道教而辭之要妙特其餘爾殆未易于古今
詩人律之也予客居無事讀書餘暇操觚染

翰適意于詩得二十五首亦命之曰感興率
皆託興成章鄙俚無文固不敢窺作者之藩
籬而視朱夫子之扶樹道教者又何敢望獨
于陳古道今引物比類意在懲勸不習于雕
鏤而不淪于恠妄則廢幾其萬一焉或可以
俟觀民風者之采擇云爾

混沌既分裂乾坤遂開陳九重不可測八紘渺
無垠遙思天地先一氣應絪縕自從開闢來不
知幾千春太朴一以散智巧方紛紜至化日銷
蕩誰能及其淳我行遺斯世秦初興為鄰

兩儀辨清濁萬物紛迴互幹璇造化機豈不以
理故無形焉有象彷彿隨所寓太極祇強名駕
說無巧固誰能窮其原逝與遊玄圃

茫茫上古初斯人若麋鹿野處食猩猩虎狼共
馳逐皇天降神聖為氓去荼毒義農與軒轅奮
起相接足乘馬穿奔牛採耒種嘉穀皮毛作衣
崇巢穴變廬屋元功被萬世蚩蚩遂生育古來
無聖人吾其久魚肉

唐虞邈以遠禹湯亦悠悠周轍一東狩王綱遂
漂流春秋更五霸日日尋戈矛凌夷逮七國斯
民益無聊戰血滿溝壑星入雲霄商君佐嬴
秦變法開田疇積強至六世虎視吞諸侯害割
天下地郡縣羅九州焚書任法律儒士咸虔劉
漢皇起豐沛三尺誅民讐開基四百年烈烈壯
鴻猷惜哉英明主不學遺遠謀一時繪狗徒贊
業非伊周遂使皇王政廢墮不復修此機一以
失餘恨空千秋

孔孟起衰世棲遲走諸國一身葬丘墟斯文寄
方冊淵然沫泗流浩若江海澤伊人一以遠異
端日滋息誘民猶損簾奇言勝楊墨亡羊多岐
徑周道長荆棘舉世醒既深何以挽沉溺上帝
司民政而乃相淫慝天意尚如茲滔滔誰與易
崑崙幾千仞生母當中居縹緲三神山盡宿飛
仙徒粲瓊以為糧鞭虬以為輿壽命等天地出
入乘空虛此事古相傳不知真有無但傷世迫
既百歲猶須臾之人果可見吾欲膏吾車

有生必有死芸芸歸其根靈魄既入土何所藏
吾魂世愚不曉事妄說相循環人物互變幻形
散神獨存死生信如此有身乃黃緣不周男女
構軀體應自完茲理至昭晰可與智者論

羲和鞭靈車去去一何速乍見并扶桑俄然次
蒙谷光陰既如許人世誠局促胡為有限身乃
遂無涯欲夸父矜其能走遠不知復至今西海
上青青鄧林木

策馬吳城西攬轡姑蘇臺寒林噪鳥雀故址叢
蒿萊登高忽悽愴懷古思悠哉夫差藉世烈起
土殫民財曲本構華館離宮蔽層屋嬌嬈醉越
女歌舞環吳娃觀樂方未畢爭霸心已灰不須
百歲後已見麋鹿來興亡雖古有窮欲乃先摧
覆車不自戒長使後人哀

青山或可移白石尚可轉志士懷苦心九死不
顧返首陽餓仁賢至今激貪悞汨羅沉楚纍千
載悲忠蹇人生誰不死身沒名貴顯胡為草玄
人美新思苟免

楚人廢醴酒穆生不復留申公眷恩德終為楚
市因保身貴明哲知幾諒寡尤後來賢達士誰
能繼前修

豪家列華第彼玉飯珠玉茅屋耕田夫衣食常
不足均為義皇民胡為異榮辱遠懷雍熙世寧
復有茲俗誰與開井田吾思食其肉

乾坤奠高卑設位終不易聖人定民志貴賤有
常式云胡世道衰習俗長奸慝真臺百金裘祇
賈八珍食賈生久不作誰為長太息

縹緲浮圖宮儼若王者居列徒二三千僮僕數
百餘飽食被紉素安坐談空虛秋來入租稅鞭
朴耕田夫不恤終歲苦徵求盡鎔銖野人不敢
怒泣涕長歎歔

五侯佳子弟弱冠乃高舉承藉闕閤功官爵紆
青紫五馬躍春華一麾守王土誅求肆狼貪立
威嚴筮楚斯民天所眷視之如草屨置官擇賢
才茲事由來古君看龔與黃何嘗有門戶

邊城將家子十歲承華胄腰懸金虎符萬夫擁

前後上馬未勝甲引轡猶脫走日日驅官軍指
麾縱鷹狗生當太平世無復事爭鬪天家賜高
爵膂力吾何有但問祖父資莫問能事否

客從北方來少年美容顏繡衣白玉帶駿馬黃
金鞵捧鞭揖豪右意氣輕丘山自云金章胄祖
父皆朱旆不用識文字二十為高官市人共吹
嗟夾道紛駢觀如何窮巷士埋首書卷間年年
去射策臨老猶儒冠

步出城門道忽見群馳車車中何所有文貝光
陸離美娃載後乘銷金燦裳木問之何如人云
是官滿歸聞者交嘆息清名復奚為

水生隋侯珠山出和氏璧隋珠光照乘和璧白
盈尺舉世以為寶連城售其直寒者不可衣饑
者不可食珠璧之所存莫夜尋戈戰所以君子
仁其實在乎德

淳風變澆薄俗廢直道吳女事新粧入宮擅
華妓中心苟不美顏色有何好朝來枝上花日
暮委芳草懷哉空谷人貞潔以終老

大江日以東耀靈日以西在世間光景倏忽流
駒馳繁花向春開葉落迎秋飛榮枯有常理人
生猶若茲愚夫昧遠識荒淫速其疲誕者斲神
仙不死今有誰何如安吾分委順以從時
丈夫重意氣不為兒女悲得喪如浮雲戚戚竟
何為君看松與柏歲寒青不移槐柳遇霜露顯
穎無光輝懷哉古之人永與今世違

東風二三月桃李滿名園乘時得其所獨受陽
和恩英英籬間菊開花當歲寒已無雨露滋兼
有風霜患君子力為善窮達寧復論紛紛競炎
熱得意何足言

明明空中月浮雲能蔽之我心忽不樂清夜有
所思古人既云遠古道日以非後生宋春華舉
世吾誰歸飄風颯然至吹我裳與衣恨無雙飛
翼遠逝凌風飛感傷復奮激沈吟以徘徊

悲風西北來樹木聲蕭蕭蟋蟀鳴四壁鴻鴈飛
層霄時光忽已異四序如更徂人生無百年轉
瞬朱顏凋胡不崇明德早使勛業昭空悲千載

下身死名寂寥

喜聞友人來訪

避跡向荒郊客身如繫維良朋不我顧出門何
所之故人漢水上悠悠每懷思惠來忽有約風
雨無愆期終夜喜不寐天明起披衣命僕掃齋
室拂拭床與帷臨河望舟楫行道想逶迤我有
一樽酒酒味甘如飴久藏待君至盥爵共君醪
飲酒豈足貴真情良在茲

送錢思復二首

雨晴春正佳朔生初上出郭送歸人日江皋繫
蘭漿之子文章彥儒職因羈鞅三年留海邦聲
名動官長故鄉忽在念夾書遂長往上官再三
留終焉不可強白雲繞孤嶼晴烟連雁蕩東風
花滿城好鳥鳴三兩子去我獨居幽景負心賞
見面方喜熟離別苦多情人生倏聚散猶如無
根萍我從湖海歸眷眷求友生子昔尚淹留今
朝舍我行白駒不可繫何以能合并春江波濯
濯猗蘭葉青青采蘭江之許與子結同盟豈無

桃李花所貴在芳馨願子勿捐棄歲晏保幽貞
送陸有章分題得巽山

巽山如層臺積翠俯城郭古木秀松楸玄鳥隱
樓閣雨散飛素雲風靜語丹鶴遊人日躋攀杖
屨相繹絡陸郎吳中來雅志好丘壑哦詩松間
題携酒石上酌我性亦愛山方期結幽約茲焉
送子去登陟慘不樂遠別已傷懷真境况寥落
佇立睇大江派舟入冥邈

汪節婦詩三首

彼美汪家婦早年喪其夫煢煢抱弱女上堂奉
舅姑舅姑深見憐問婦意何如凜然秉大義之
死矢弗渝託身事良人豈為存歿殊寧持如花
顏甘隨秋草枯夫婦閨風化自古有孀居

采杞南山下杞實何離離從夫未有子夫死身
冒依旁人苦相勸懇懇甘言辭自惟夫所天一
身將事誰伶仃奚足恤但恐節義虧白石尚可
轉圭璧有瑕疵此心猶松柏歲晏終不移

烈女無異志茲事今罕聞風俗日已降朝寡暮

求姻寥寥幽谷中乃有如斯人二十守孤幃白
首良苦辛旌未及門敢勞使者勤孀居寧有
為風勵豈無因我歌節婦詩庶以敦彝倫

寒江分韻

冬雨昨夜霽落日江水寒天影浸澄碧霜風動
微瀾飛來白鷗淨點點下江干更無垂釣者獨
立縱遐觀

觀稼

觀稼往西郊徐步循畝澮離離實方堅或或葉
乃茂翠浪翻風動綠雲連野藹稂莠亦盡除螟
蟲幸無害功雖人力成根由甘雨大豐年在今
茲一飽已堪賴

瓜園

園瓜有秋實引蔓亦已長蔓長實自大甘美仍
內藏可以解祥熱入口心清涼底言奉玉食未
許他人嘗

送朱惟敬奉使還京十首

南風吹海水白浪高如山張颿引大舸千里瞬

息間紛紛南來使多從海上還早晚至京邑復
命趨朝班

桓桓朱將軍丞相所掄擇才過千人俊勇為百
夫特徵兵來海東泛舟返燕北觀其磊落懷終
當獻奇績

重臣居省臺銓衡握清選州郡富官僚將帥豈
踈遠君胡招不留得非厭軒冕麒麟使可羈夫
豈異羊犬

將軍有雙劍吐氣光如虹元是龍所化一雌與
一雄指揮走妖魅奮擊生秋風何時用神武與
國成殊功

盜賊起襄穎延蔓梗江淮征伐六七載道途猶
未開孰為豪傑士首義罹群材共成中興業紀
功于雲臺

昔在有虞氏修文格三苗孰知荷戈甲敵愾毗
清朝行師不負糧出沒如風飄寄語山西將功
高無自驕

吳郡甲天下城郭何崇崇倉粟數百萬惜哉飽

群克詰將未平賊朝廷已論功將軍有深計何
不覓侯封

庸醫疾多死扁鵲廢居閑群工斲大木巧匠在
傍觀追奔策駕塞擊隼舍鷹鷂嗟哉朱將軍懷
才空自怜

新垣欲帝秦魯連思蹈海片言解群紛高風凜
千載自古有英雄而今竟安在君去當努力吾
將逐熊采

離別最傷懷况茲風塵際日日送行人為君獨
增慨浮雲多北飛江流向東逝執手避青天英
雄豈終滯

留別諸友分韻得日字

寒色滿大江北風吹落日停舟別諸彥中懷抱
湮鬱黃綠結金蘭深固比膠漆佳會不可常歲
晏政寒慄居者成淹留行者念家室分携在俄
頃東西永相失俯視流波去仰看飛鳥疾人生
如浮萍乾坤渺蕭瑟

因彭仲愈歸江東寄屠彥德得東字

歲暮送行舟憂心鬱忡忡因懷平生友寂寥青
山中豈意松柏姿乃在樛櫟叢經年羈旅別千
里夢寐通邊城多鼓鼙志士憂世同劇談念終
夕道遠無由逢浮雲隨風至江水日夜東思君
何時來搔首望飛鴻

題畫

天高白露下空山秋寂寥尋真入谷口幽景如
見招白石可礪齒古木堪懸瓢為愛琅玕淨不
知歸路遙

送董仲仁

我歸自京師萬事成懶拙棲遲衡門下不出動
經月非厭漫浪遊時事與曩別世路多榛棘盜
賊殊未滅淮泗天漲塵汝穎地流血元戎統貔
貅冬夏猶薄伐微需遍郡邑供億到貧乏百物
價騰湧貴糶珠璣埒持錢入虛市所索每空缺
如無三月聚詎免糧糗絕斯時為羈旅章甫遠
諸越壯哉董氏子出門志軒豁誓覽山水奇徑
往度西浙嗟我肩暫息美子興莫昌作詩送遠

行極目江海濶

村居

村居遠城郭來往無雜賓讀書茅屋下無營存
道真羹藜飯脫粟即以度昏晨自予入京華歸
來屬風塵州里經變改親舊多漂淪安全亦以
幸荒僻詎敢嗔娟娟東園竹冉冉南山雲虛簷
噪乾鵲方池躍遊鱗閑觀契心賞靜處與物親
明年繫官守懷此夢應頻

送吳有齊提舉台州醫局



嶄嶄天台山玉立東海湄芝草生其阿碧色甘
如飴昔年劉阮輩采之療長飢五陵變深谷寧
復思來歸神仙竟何事絕物祇自怡今君捧檄
去遙與猿鶴期優游百僚底白日和天倪山中
回云樂民瘼當春思

寓真華玄館

性本愛丘壑官遊違素心所寓得幽勝亦足散
衽襟娟娟泉石淨幽幽松竹深晴旭破嵐影層
雲結崖陰誰信居城市有此佳山林虛曠情以

適冲寂道所任持觴玩嘉卉敲枕聽鳴禽
時苦無策于世且浮沉

渡沂

昨日發河陽今晨渡沂水驅車遠行適計程行
未已曠野人烟稀朔風塵沙起蕭條歲華暮慘
淡日色死悠悠望京國悵悵念鄉里功名亦何
為行役信勞止乃知達道人不慕外榮美守真
始全天狗物固忘己春風舞雪樂懷哉曾氏子

遊白雲山

青山引幽興携朋來遊歌攀援徑邊樹逶迤上
坡陀山空林無鳥天濶北風多黃菊餘秋英紅
葉辭霜柯入深得禪宇結構依巖阿幽僧具茗
饌似喜人相過淹留竟日暮談笑仍婆娑人生
苦物役適意能幾何乘閒數登眺勿用悲蹉跎

怡雲軒為茂上人賦

白雲非可說自適靜者心上人依雲住開軒近
松林雲生從何來雲歸無處尋霏霏弄光影霽
靄度輕陰含風乍承宇散空俄作霖終日覽變

態不知饑渴侵至樂得冥契宴坐豁冲襟於雲
豈有意寓物隨所任真趣祇自解欲言遂成瘖
傍人有問者微笑撫瑤琴

贈鹽者俞明遠

俞君昔儒冠讀書四明下簡冊夜錯闕詞章盡
渾洒苦厭攻效進迂緩世所捨閉門習方伎探
賾非苟且貫穿岐黃篇出入盧扁治業成無全
牛開戶應求者投劑始下咽愈疾猶解瓦活人
術有神利物功豈寡聲名在公卿邀請致輿馬
養生理自足出遊貴不假移家九龍山泉石趣
仍雅尋山登巖峯采木瞰幽間予藥或焚券種
杏當滿壑吾衰苦多病坐久痿反髀肌膚日已
枯顏色何由赭刀圭倘可分相依作鄰社

青田山房為養愚劉公賦

幽幽青田山積翠高千尋大溪經其南白雲在
山陰下有隱者居卜築邃以深開門面石壁結
構依松林墻古薜荔長砌間苔蘚侵簷間戲馴
鹿戶外鳴幽禽花卉春佳冶竹木夏蕭森秋宵

月照牖冬晨雪明岑塵空詎能到車馬絕過臨
其中何所有乃有書與琴逍遙足忘世俯仰可
娛心酒熟聊自醉興來時獨吟永謝城市喧何
用懷纓簪

荼蘼花下宴集時以古人詩莫道春歸有
遺恨典刑猶在此杯中為韻分得典字
名花開雨中幽姿媚春晚紛披被高樹的皪映
林苑白玉巧雕鏤縞素孰裁剪韶華良在茲紅
紫况已鮮忍看落晴雪清芬委苔蘚隣酒尚可
呼春衣詎辭典懽然集佳友坐席傍花展折枝
插瓶罐摘蕊泛盃盞娛情詠詩章入耳謝等阮
念茲時事艱日聞報兵燹東溟舞蛟鼉中州嘯
豺犬征伐勞將帥奔走困冠冕吾徒布衣士憂
患聊喜免且盡花下樂亦足慰屯蹇

遊鳴山寺

久聞鳴山佳近郭青可盼烟霞屢有期杖屨未
能辨茲晨動佳興勇往贖前慢同行八九人亦
有總角卅穿林入小蹊越水關危棧維時冬十

月北風歲將宴清芬蘭菊在秀色松竹間楓葉
黃蕊落杞實紅始綻石罅鳴寒蛩峰頂度鳴雁
翫覽亦是欣登陟仍喜慣巖根古招提殿宇輒
溪澗粉壁苔蘚蝕虛空鼯鼠矚因觀真境空愈
悟浮生幻堅固非椿松逍遙等鵬鷁此身墮塵
網何日逃世患懺悟始自今往者不可諫

登蒼峴嶺

平時愛遊覽客居苦局促間携青藜杖步繞山
之麓峩峩蒼峴嶺躋攀信吾足苔滑石崎嶇林
深徑紆曲勇往指前岡忍踏出幽谷西日映哀
草朔風振枯木玄蟬寂無聲飢鼯走相逐朱實
垂枸杞黃花吐寒菊徒倚憇巖端眉招友與僕
須臾至絕頂太湖在我目白波何茫茫勢與滄
海屬北望平野濶原田布棋局登江杯朽小句
容蟻封伏天地信寬廣吾身渺如粟因思去年
秋出遊壯興輒志將渡江河歷覽徧坤軸遙迤
涉陽華迤邐登涿鹿躡雲上秦岱尋仙入玉屋
遙觀峨眉雪遂采崑崙玉屬茲時險艱風塵滿

平陸群偷起淮穎官軍向曹濮淹留經春秋未
遂償所欲朝廷尚憂虞我何怨拘束回首望南
越華蓋倚天綠草堂在其下石田猶可菽悠然
動歸興何當跨黃鵠

送彭仲愈歸江東

平生湖海間求友亦云衆知君苦恨晚翩然烏
中鳳論心一語合結交萬金重去年來吳門夜
宿幾回共春秋談王霸功烈卑管仲詩章頻倡
和出語或嘲嘆君才千里驥奔風動飛鞚手持
溪子弩百發靡不中愧我策駑駘追逐勞縱送
別離每興懷神交屢形夢閨山草木落雨雪作
寒凍還家有程期身揖清晨連我亦東南歸懽
會從此塵豈不念留處時節傾酒饗風塵起淮
穎干戈滿梁宋蕭條羈旅中日夜成憂恐鄱陽
冬魚肥盤餐足朝供讀書待時清懷才豈無用
深廣須滄豬菑穫在畝種臨分出肺腑肯為兒
女媿他時遙見思持此幸吟諷

庚子八月遊荅湖登東阜觀新龍湫時同

游子白修饌一初上人

這意訪林泉尋幽入山谷緣崖上嶽嶽披榛轉
屈曲俯首神龍居萬丈闕坤軸空虛穴玄竇鉞
笋溜寒瀑陰晴變須臾靈恠閱幽獨窮源倦躋
攀坐憇縱游目纖纖石上荃娟娟澗邊竹飛雲
渡前岡鳴禽在高木於茲得蕭散悠哉遠榮辱
任達遺外紛希真企芳躅未逐琴高期且從初
平牧

次日同諸公遊西瀨舊龍湫

昨日陟東嶽今晨窮西瀨徑路稍平夷巖石亦
竒怪泉源從何來飛流宛如帶龍居餘舊跡窟
穴分小大遷徙自何年詎測神靈會胡為數變
化無乃厭污穢至今通吾室足跡未嘗屆清游
因佳朋景物固有待又聞石甕潭迥出烟霞外
暫歸憇疲倦登覽明當再簪纓久已投丘壑素
所愛於世復何營逍遙以終歲

為章以元題扇

章生方少年蚤負英銳氣鳳雛非凡姿驥子有

遠志出言如抽絲所好在文字訪我容城下頻
來見真意我衰百無能悒悒處城市歸田違本
懷寒裳掛塵累時事屬多艱交遊嘆踈棄念昔
與若翁敦篤金蘭契斯人不可見對汝亦頗慰
採木就方圓刮鏃出銛利努力事詩書他年看
成器

濯翠亭為聞屋上人賦

孤亭依山構松竹環蕭森霏霏灑空翠翳翳生
涼陰宴坐湛以寂幽棲窈而深高人久忘世於
為冥道心

葡萄泉

薄遊絲草湖載觀葡萄泉中流滂微沫何處通
靈源出竅蛟珠迸浮波魚目圓髣髴秋駕上纍
纍佳實懸象物形有類記名美斯傳欲欲醞為
酒飲之應得仙勿令濯塵足污此清且漣

寓興

采葉莫采葛摘花莫摘李葛葉能庇根李花能
結子何草不生葉何樹不開花從君自採摘不

怕損繁華

征婦怨

征夫出門時征婦淚垂垂把酒勸夫飲執手問
歸期歸期今已過更無消息歸朝朝倚樓望只
見雁南飛

落梅曲

梅花開滿枝無奈曉風吹風吹花落盡爭似未
開時花開終有落非關曉風惡愁殺愛花人城
頭復吹角

商婦吟

嫁夫嫁高賈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寄信無
回言妾身為婦人不敢出閨門縫衣待君返請
君看淚痕

白紵詞

美人裁白紵製為身上衣塵垢那能污霜雪映
冰肌綺羅非不貴隨時變顏色何如白紵衣著
破絲猶白

野菊花

荳蔻生籬下開花一何遲
晨霜白滿楚金英
粲離離幽香空自媚
佳色無人知
不如桃與李
花發正逢時

題臨清亭

幽亭瞰清泚翠巘環
嶽峯涵波闊檻淨
遠簷花木深遊魚
弄微影好鳥度輕
音懽樂酬芳景
欣然會賞心

題滕王閣圖

飛閣臨流構華棟
憑虛起感慨古今
同登眺江山美詞
翰憶三王笙歌懷
帝子寂寞千載餘
長天映秋水

岳陽樓圖

巴陵地殊勝洞庭波
渺繚層樓碧霄上
雕欄綠樹邊想像
對畫圖遊觀阻風
烟何由跨黃鵠憑
高望遠天

行路嘆

禽鳥各有巢我行獨
無家蔓草野多露
渺渺天之涯親識不
在傍四顧長咨嘆
豈無故鄉念兵

草政交加豈無骨肉情節義乃所嘉白日照青天
此身庶無瑕陽林翳柔條幽蹊破芳葩方春
各自媚爭妍競繁華佇立愈傷感憂心復如麻
淒淒日將夕迢迢路方賒悲風颯然至滿目驚
塵沙

種藥軒為孫仲誨賦

層軒構虛敞隱山谷深繞簷種名藥鋤理力
所任枸杞生夏苗苜蓿長春陰綠烟護紫朮翠
雨滋玄參幽香既可愛靈根亦易尋養性延壽
命攻疾軀邪淫活人醫國手濟物仁者心佳卉
滿園植彼哉奚足欽

會徐元彬家食櫻桃

含桃初夏熟繁實最柔條映日耀晴午凝露明
初朝采之青眼眩榮若朱唇嬌瑪瑙照水梳驪
珠絢紅綃竒姿比閩荔美珠似江珧佳人玉齒
寒文園書渴消念我困羈旅覩物心搖搖摘鮮
想山園寵賜懷天朝兵戈邁屯蹇身跡雙寂寥
主人酷好事有酒即見招嘗新偏坐客分甘及

垂髻靈丹入吾口可弭朱顏凋從茲化凡骨遐
征隨子喬

讀徐君雲松小稿二首

雨霽石壇淨幽篁生綠陰微風東南來涼氣散
衣襟拂苔坐青石焚香對碧岑細把新詩咏朱
絃有遺音

歌詩本性情風雅何寥寥去古益以遠衆巧競
造蕞華木鏤蟲篆綠裳剪水綃邈哉雲松子孤
鳳鳴清朝

長行歌

守節豈為名秉義不顧身於心苟無愧毀譽從
他人我生髮垂白干戈邁邈迤衡門文棲邈故
土俄烟淪烏逝辭舊巢魚遊避絲緡但知君臣
義寧論骨肉親行道靡朝夕知我惟蒼旻王師
在河上四野猶戰塵南征一何緩忠憤奚由信
仰看雙飛翼涕泗沾衣巾

送孔州判得代歸鄉

出任本行志去官豈沽名進退古所重禮讓以

為禁孔均受代歸挽留車不停白駒何啻皎皎飛
鴻獨冥冥南山有叢桂東籬黃英念我文辭祿
祿遲子結同盟

懲愆

生晚構屯蹇性直離祠尤祿仕以為養反貽父
母憂一身被茲累懲愆豈無由末才任冗職奔
走內恒羞斯民困瘡痍鞭撻忍誅求緩刑志撫
宇厲節懷清修獨醒衆所忌讒構生戈矛竄然
空屋中經月成淹留潛棲絕內外歛坐自吟謳
朝看白日出夜覩明星流西風木葉下四壁蛩
聲愁感茲時物變蕭條悲素秋念昔賢與哲艱
危尚拘幽夏臺曾困湯姜里乃縻周屈平忠見
放揚盼賢而囚縲紲苟非罪于人吾何讎知幾
昧前訓省躬思遠猷安得委天運吾道方悠悠

達觀

古今世忽易生死人所同百年駒過隙壽考非
椿松胡為極心意夸毗爭長雄貴賤竟何為愚
哲各有終或云樹名譽可以垂無窮詎知身既

沒倏忽猶飄風天地會有盡人物終漸融堯桀孰是非畢竟成虛空所以達觀士乘化遊區中誰能契茲理吾與訪崆峒

題陶淵明歸去來圖

榮名世所逐好爵人易縻孰忘軒冕貴而有田園思陶公令彭澤明哲照幾微晉室日陵替周鼎將遷移歸來問衡宇幽情托妍辭松菊三徑懷舟車五壑期冲襟邈閒曠遠識超轅義其人既云遠作者今有誰聞風夙所慕投綬方自茲覽圖成嘆息永言以為師

戊戌歲旦日方謝事閒居

履端佳節至晴旭散寒威習俗競來往閒居免驅馳感茲歲時返念我筋力衰求名愧枉已避世走遐思詎云事高尚聊以避艱危白梅發新花翠柏長舊枝覽物自適意傾觴還賦詩俯仰不愧作沉淪寧復辭

西旅契圖

收野定周命鎬京開辟雍九服成懿德遐取被

皇風迢迢西方國語言重譯通慕意不辭遠貢
葵隨會同四夷既賓服周道信昭融聖心豈遂
侈老臣敢忘忠但恐九仞山虧此一簣功懇懇
訓誥辭燦燦簡冊中胡為千載下畫史誇愚蒙
功將丹青筆極茲摹寫工徒戲玩物志詎有責
難恭願載旅葵篇特之獻九重

戊戌歲端午寓居慈溪有感

三載滯遊宦荏苒度芳辰屬茲端陽節復來慈
水濱居閒謝人事過從無雜賓酒杯泛菖蒲于
以壽尊親開門青山近霽色曉來新園榴發紅
花堦草鋪綠茵對物固可樂感時復酸辛原野
半荆棘江淮尚風塵蕩滌未有期安居諒無因
舉世反沉湎誰為獨醒人載歌哀郢章掩涕思
靈均

發嵎縣

行役苦晝熱戒程當夜闌睡覺呼僕夫出門路
漫漫明月照人影疎星掛樹間流螢點衣袂零
露濕巾冠朝遠剡溪水俄入新昌山屬茲千金

際愈覺行路難愧無經世資何以濟險艱悒悒
抱遠思綿綿起憂端東方忽已白林鳥鳴間關
前瞻石嶺峻喟然發長嘆

整書冊

閒居無所營暇日整書冊蠹魚生育蕃因悲久
為客雜亂失次序損壞加補飾深好不知疲朝
飢至忘食在昔予所置經目猶愛惜披閱備餘
年豈為子孫積山妻向我語喪亂日侵迫一身
尚為累挾此竟何益撫卷輒然笑欲應還復默
汝言自有理終難已吾癖

秋成大水傷稼憫農有作

農人藝黍稷生理在西疇終歲事耕耨勞勩望
有秋場圃既已築倉庾方期收大風連日雨原
野漲洪流萬頃生淪沒比屋盡悲愁公私急租
賦何以備徵求既無伏臆儲寧免溝壑憂饑饉
乃薦至兵革仍未休民生病方悴天道邈以幽
三復下泉詩慷慨念京周

過廣福寺石屏山房懷曾子白修撰陳伯

清侍講

遊行滯春雨憇息依禪林寺門閉寥閭屋石聳
巖岑幽禽飛復止修竹何森森賞寂屏塵慮觀
空起遐心分榻坐雲影巡廊步晚陰緬懷玉堂
彥曾此共登臨惆悵撫遺迹石徑蒼苔深

郊行

郊行日遲遲風和氣維穆溝渠水方漲隴麥秀
以綠荒村兵燹餘蕭條數家屋農人重田事偶
耕及春煥老婦餉其夫稚子飯黃犢我本疎散
人出遊靡拘束已無簪纓累但望禾黍熟逍遙
樂吾生奚復憂崇辱

入郭

久矣居荒村偶然入城郭疎懶性所成俯仰心
內作物情多變遷權門勢輝燿交游問時事忘
言廢酬酢壯士山中來群行競超躍市人盡趨
避寧論高齒爵我昔縻簪纓今茲釋羈縛知止
免殆危懷寵嘆零落斯理世或昧遺訓仰先覺
相知憐契濶出酒共斟酌干戈政縱橫盤餐亦

蕭索南山筍可嘗
西園麥初穫何能久留滯
歸家且為樂

題高士煮茶圖

古皇嘗草木
肫肫惠吾氓
百藥濟天死
五穀養其生
維茶亦地產
青青柯葉榮
諒匪急世用以
茲遺芳馨
後來競摘採
紛紛事煎烹
鬪品俗所尚
輸貢官有程
竭資困民力
權貨為國經
何人繪高士
別味試鼎鑄
細觀摹畫工
令我感慨并
口腹豈足貴
思古心怛怛

為農

代耕久辭祿為農
乃勞生既有形體累
詎免衣食營
瘠土易荒穢
鋤埋恐弗勝
晨出露未晞
夜歸月已明
避世敢求逸
力作非取贏
飢餐有脫粟
美味止藜藿
屬饜以為貴
奚必膳牢牲
玩華狗物役
養真忘外榮
陶潛信賢達
千載仰其名

擇穀種

力穡已就斂
嘉種及時收
辛勤手自擇
預為來歲謀
秬稌悉遺棄
稊稗寧復留
去稿曝以日入

窖藏諸幽及春農務興荷來向西疇特茲播隴
畝可以望有秋生理在農事朝夕不遑休躬稼
聖攸尚素餐賢所羞耕作信艱食俯仰庶寡尤

白露

白露凋野草天氣淒以涼思親感時節悲哽涕
其旁念昔負米歸曷以奉高堂祿養豈不願耕
耘後時康風木動哀怨溘焉以淪亡歲月東逝
波幽壤路茫茫遊魂何所之終古隔容光瞻彼
反哺鳥翩翩載飛揚蓼莪不忍誦仰視天蒼蒼

治圃有感

晨興荷鋤出蔬圃耶自治去草絕其根勿令生
蔓滋嘉蔬日以長惡草日以衰手植葱與韭青
青滿畦畦盤飧豈不足采摘有餘悲昔為甘旨
具今茲將奉誰倚鋤向蔬立淚下沾裳衣

同蔣伯威朱德常遊育王山

春晴烟霧開地勝林泉迴杖策隨諸彥尋僧訪
幽景古道人影稀落日松陰冷徜徉各鳥散臨
憇山房靜玄賞詎能忘塵慮從茲屏

寄張壽

遠遊違親戚慰意賴佳朋蕭條荒郊外喜子來
相仍雖敦詩書好思與骨肉并夜語幾廢寢晚
步每同行以茲故淹留靡茲歲月征昨暮別我
去携琴過西垞一日為九秋只尺有違瀛豈無
二三子肺肝與誰明文客非所樂况兼貧病增
西風吹庭樹百歲聚中局盜賊滿滄海官軍尚
縱橫東歸無羽翰棲棲愧微生願子數相過庶
幾開我情

觀湖

勝日移佳友出郊眺長湖積波何微茫巨浪爭
奔趨隱耳驚萬雷喧空撼千尺上下宇宙混東
西垞罅無晶森浸百里彷彿吞三吳坤與折不
合鰲極傾莫扶晶光浴秋日簸弄琉璃珠蜿蜒
吳中山黛色青糝糊夫椒據其左林屋在南隅
風前漁舸並烟際歸帆孤幽浦出菱芡淺渚生
葭蘆濯濯見白鳥汎汎浮青鳧雙眸勞應接宿
醒為之蘇倚樹興不淺哦詩神欲徂念昔天地

關水府開玄都禹功定震澤周官書具區于今
幾千載灌浸無時枯吳越爭戰地廢興等樗蒲
嗟我與諸君勝覽得自娛不須感今古臨風且
傾壺

蔣狀元墓

晚步出西郊遙望五畝松林何蕭森流水在
左右孤墳隱其中斧封猶培塿剝石蒼苔深積
土黃葉厚父老向我言茲墓由來久其人在前
世獨擅文章手校藝多士林精光動牛斗桂折
蟾宮枝名冠龍榜首祿仕軒冕貴勲業汗青有
不阿時相懽跡忠知自守寵榮一身前零落百
年後至今存虛墓骨枯名未朽我聞增歎息懷
古思尚友生雖不同時神交或可取落日啼歸
鴉寒烟暝幽菽臨風薦秋菊灑涕酬清酒

古意

秋風天宇高狡鶻氣方銳白日逐飛禽肆意飢
吞噬如何鸞鳳姿飢鳴向林際為惡及得食焉
能苦磨礪

題山居圖

層巒積翠色中有嘉樹林幽人此避世結屋山之陰携琴出山去獨懷千古心知音不可見歸路白雲深

喜雨贈林子卿陳正夫

幽軒對客坐急雨簷前落陰雲破荒原涼風散林薄遙想東山下苗生青沃若與子結幽期歸來看秋穫

蘭蕙同芳圖

南國多芳草所貴蕙與蘭競秀霜露中同生屋石間青青綠葉茂蕊蕊紫英繁含風散芬馥映月澹幽閒既保貞素節永絕芟夷患戎欲繼騷客揚舫汴湘沅朝攀荷蘭枝夕覽芳蕙根雖無遠人寄佩服永弗諼

己亥六月五日趙彥名鄭玄成過寓所飲酒

城居倚正壑幽徑類神仙佳朋得閒暇來此憇林泉布席意味古解衣隨所便蘭香隨風至好

鳥鳴尊前高談雅諧清吟代管絃且盡今日
醉聊以樂吾天

雜詩十首

涼風何蕭蕭吹我庭前樹落葉辭舊枝飄飄逐
風去時節候已變奄忽流光驚人生少復老未
顏日非故獨居待幽期思君歲將暮

東園有芳草叢生滿地平昨日葉青青今日已
憔悴榮枯豈足惜馨香委蕪穢佳人在空谷軒
車何時至

明明天上月燦燦河邊星凜凜白露零唧唧草
蟲蟲耿耿夜不寐鬱鬱多悵情迢迢思故鄉眷
眷懷友生閨河路修阻歲月忽已征安得如通
酒長醉無時醒

昔者子車氏西狩獲麒麟麒麟乃傷死誰知此
獸仁反袂泣魯叟臬鏡方成群麟兮非時出不
死奚足珍

死直仗清白此道吾所敦蹇蹇屈大夫乃獨為
其難世方服蕭艾誰復佩蘭荃遠遊懷故都抱

石沈江湍身隨流波逝名與白日存千年汨羅水不愧首陽山

荆卿造燕市慷慨無人知飲酒對屠狗擊筑過
漸離如何田光子進賢獨見推匕首入咸陽一
去不復歸縱使秦王死寧扶燕國危

豫讓臣智伯報之以國士吞炭思報讐高誼照
青史丈夫千金軀一死為知己獨憐齊王橫衆
客寧同死

有容山中來遺我青色銅欲鑄菱花鏡空照妍
媼容留之為莫邪可以斬蛟龍世無歐冶子詎
忍妾庸工

精衛填東海銜土無時休東海填不乾口血如
丹流人皆嘆精衛勞生何拙謀胡為反後物營
營春復秋

天地生衆人豈無賢與愚拘名乃烈士貨殖唯
貪夫白日催容顏朝榮暮還枯倏然隨物化處
世竟何如種蘭滿幽室願同君子居

懷交川諸友

積雨開霽色和氣散微烟遊情陟層嶽凝涕望
交川青天何漠漠白鳥去翩翩遠思群彥集從
之路渺綿

題張子房歸隱圖

平生三寸舌乃為帝者師韓讐既已報漢爵焉
能縻歸隱豈忘世明哲諒知幾獨有鴟夷子千
載共幽期

石菖蒲

石上種菖蒲盆中蓄清泉托根不待養翠葉何
鮮鮮沃土生蕭艾青青當路邊蕭艾人所惡菖
蒲人所憐

悼慈童

慈童我愛子聰慧殊可憐五齡解人事頭角何
嶄然朝餐待我食夜宿就我眠群兒競嬉戲端
坐舒以安有時弄筆墨塗抹笑且言我族日衰
冷俟汝興吾門胡為邁瘡疾奄爾歸重泉幼穉
何所依哀哉彼蒼天娟娟秀眉目夢想在我前
鮫靚尋故井羊祜意遺環汝魄尚有知念我當

來還再生為父子慰茲哀暮年

種槿花

炎方有槿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
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向烈日灑
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鮮綠葉
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
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為衣裳
禦寒顛挾續老稚免淒涼豪家植花卉紛紛被
垣墻於世竟何補爭先玩芬芳棄取何相異感
物增惋傷

漁溪隱居為俞希聲作

幽人事隱逃結屋溪山居浮波繞闌檻白鷗戲
庭除沿溪盡漁者日日溪中漁東風二三月綠
水泛菰蒲漁舟倚南岸垂綸得嘉魚臨流買鱖
鯽無復煩招呼徐傾缶中酒旋摘舍後蔬烹鮮
具盤餐舉觴對妻孥懽然醉自語榮名竟何如
信知軒冕貴不及隱者娛

贈薛相士

客有薛相士訪我高士廬謂我有殊態耳白面
不如伊昔歐陽子有相與此符嘉名動天壤千
載流聲譽我聞笑且謝造化咸吾軀窮通及壽
夭賦予終不渝惟有文字功可以勤力圖垂輝
沒世後照映青簡書非敢望前哲庶免同下愚
素心固所願子意無乃諛茲言如果售吾生更
何須

花園

嘉卉各自媚敷榮發光輝根異葉亦殊花開不
同時鮮鮮映幽戶一一含妍姿乃知造化功榮
華俱有期芳菲如可采勿令傷暮遲

客春軒

層軒結構幽當窗時花木簷雲棲夕陰庭鳥鳴
晨旭四時景物佳早晚風氣淑生人頗解事灑
掃置書軸携琴來佳賓聞尊瀉靈醪微酣有餘
懽諧笑春意足寧知城南居秋風滿茅屋

對菊

佳菊性所愛金英霜後敷見之開旅懷移植向

庭隅豈無杯中物幽賞與誰俱
今晨佳友過花下共歡悞
西舍新醪熟足以供所須

題蘭

幽蘭石間生自與蕭艾異
開花霜露中顏色靡
憔悴空山無人知誰携
篋管至終焉花國香百草
不敢蔽冷風颯然來
芬芳滿天地

陸景周東園隱居

陸生東園隱風景一何佳
既裁陶潛菊亦種邵平
瓜於焉適真趣寧復慕
榮華回顧殉名者簪纓
何足誇

送章煉師

山城值徂歲羈思鬱難宣
幽人從何來笑言接清醞
出遊同策杖相過輒傾尊
飄然忽辭去寥廓羨孤鶩

惜別

江山無行人天寒况風雨
出門辭友生情深別良苦
寒衣感繾綣豈不念留處
高堂想歸期歲月不我與
停舟且勿迫傾樽出清酌
酒短意更

長含悽我無語

大水懷何汝樵

玄冬降大水高原流白波出門無舟楫念子抱
沉疴空慙乘輿友歲寒心靡他不能裹飯往孰
聽鼓琴歌世情日迫阨四郊鬪兵戈雖出龍蛇
歲賢人猶網羅達生固委運天意竟如何我身
久行後暫喜歸林向交朋各憂患蓬華誰經過
感時少娛樂索居嘆蹉跎安得扁鵲術起予同
婆婆

松泉舊隱

彼美嘉遯士築室山之陽山根多松樹源泉出
其傍歲寒色青青雨霽聲浪浪飲水解我渴餐
松以為糧已無軒冕念寧復事紛攘丈夫重出
處隱顯各有方豈有愛松泉而與世相忘懷才
成獲落遠意耶徜徉當知衡門隱不似接輿狂

畫鷹

淮公所藏鷹年代不可校惟於絹素中彷彿見
形貌骨格聳蕭森神氣張雄鷲古人毫端妙今

世豈能到掛之空壁間
簷雀不敢噪秋風
天宇高呼哨欲騫
臨戎觀英俊
妾感激成憤
懊鳩臬羽連翩
旅免影顛倒
非無鳳與麟
潛伏在深奧
借爾雙翮健
為我作司說

送高時雨

昔我到黃巖
日與乃翁遊
汝時在襦襦
索粟聲呶呶
到來十八年
相逢向東甌
汝才正英發
我已霜滿頭
客居喜隣近
朝夕慰羈愁
吟詩出秀句
窮經企前修
將迎無虛日
禮數一何優
竒毛覩驚驚
名駒見驂駟
忽來與我辭
歸途戒清秋
前日送乃翁
作惡猶未瘳
今晨汝復去
我亦難久留
維時尚艱危
武臣奮干矛
王師過淮甸
指日清遐陬
愿言蘊竒璞
磨礪待搜求
崇山覆篔簹
積源水盈科
流期汝在霄
漢願我終林丘
臨分曷為贈
媿無琛與球
采蘭江之許
聊以寄綢繆

出吳門有懷聲公

牽舟泝滄波
回首遠城郭
人家渺烟靄
佛塔倚寥廓
曠野鴻雁飛
沉吟西日落
懷茲物外侶
白

雲何悠邈

山陽咏懷三首

平生高世志耿介無俗情
自予出山來始為塵網縈
強飲事俯仰內愧常交并
立身自有道胡為日營營
朝飲淮河水暮宿山陽城
淹留非所樂羈旅竟何成

旅寓意多違百感中
夜集本來麋鹿性誰甘白
駒繫緘默非志言
朽蓋恐難入榮名亦何用
令德苦未立念茲日月逝
少壯懷靡及歸哉復歸
我江湖風浪急

淮水清且長遠天望冥邈
野草正萋萋幽花何灼灼
春來百物榮禽魚亦飛躍
淒然獨客懷有酒共誰酌
故人同鄉子異縣共漂泊
朝夕庶往來諧笑慰寥落

不繫舟漁集卷之三終

不繫舟漁集

卷三

不繫舟漁集卷之四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七言古詩

題空明道人卷

委羽之山東海東空明洞天山之中朝開坤闔
幾千載異境不與人間同日月常明天澹澹風
雨不到春融融丹霞翠霧相掩映瓊樓玉宇開
玲瓏碧桃生花自結實紫芝長葉遂成叢其中

居者盡仙子安期羨門與韓終指揮玄鹿使朱
鳳左右玉女前金童洞門深閤隔塵土凡人欲
至無由通神仙所都信幽秘靈竒詭恠誰能窮
傳聞當時劉道士避世曾此收玄功丹成九轉
火候足身騎鶴背摩蒼穹鶴翎飛墮雨白雪至
今異事驚盲聾桑田滄海幾變化白鶴一去何
處歟空明道人學仙者志慕輕舉追遐風生來
風骨迥自別瞭然碧眼明方瞳少年簿書逐吏
役一旦衣冠隨楚翁傳方已嘗宿王子問道直
欲登崆峒黃庭誦罷白日靜步虛聲遠青山空
飽餐朝霞飲沆瀣肌膚不老腴而豐坎離鉛汞
媾龍虎夜半光射泥丸宮終當羽化上仙去觀
朝玉皇躡彩虹世人紛紛浪生死追奔利欲勞
其躬非無嘉禾與靈草往往蠹蝕生螟螽嗟哉
斯人不可及青天萬里飛冥鴻

題十八學士圖

弘文學士十八人風流儒雅何彬彬瀛洲高步
擬仙客爭依鳳翼攀龍鱗一時秦府風雲叶三

百餘年開帝業就中房杜才最優簡冊功名光
煒煒天生英賢何代無委棄還同草木枯明良
相遇古難得試觀圖畫成長吁

題取履圖

子房取履圮橋下綳素何人巧摹寫忍看圖畫
雙眼明英雄之心孰知者俯從可責不敢爭老
夫自是非常人素書一旦授兵法佐漢興王誅
暴秦憶昔報讐事祖擊壯氣何曾受推抑他日
運籌帷幄中方知豪俠非良策漢家三傑垂無
窮蕭繫韓誅平方終全身獨棄人間事端藉當
年進履功

山中讀書圖

遠山如藍近山綠前門蒼松後門竹幽人讀書
棲石根有客挈舟訪溪曲白雲冉冉落虛窗清
風冷冷散飛瀑林泉深處隔紅塵便欲相依結
茅屋

牛圖

玄牛嚙草古樹傍牧兒枕石眠斜陽牛馴不動

收睡穩山無猛獸烟蒼茫春耕已畢政閒暇寧
復驅馳勤服箱昇平爾牛尚云樂何須更問民
物康年來攬槍照中野原隰上陵多虎狼食人
之肉以為糧草間况有牛肥羊楊家貨產久零
落渤海政治今淒涼臨風覽畫長太息莫說桃
林更斷腸

題太白納涼圖

六月炎天飛火烏土焦石爍河流枯邇來哀病
更畏熱呼叫欲狂揮汗珠飲冰嚼藕廢朝夕小
室如爐眠不得閒將圖畫懸四壁漫想深山好
泉石就中此圖尤絕竒青林飛瀑吹涼颼何人
展席坐蒼蘚乃是謫仙初醉時露頂裸程投羽
扇仰看雲生白成練松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
間祥促倦祇今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遊
便欲致身五壑裏掛巾石壁繼風流

啄木鳥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木長
苦飢木心有蟲不肯啄天生爾禽復何為吁嗟

乎啄木鳥佳木蠹盡知不知

贈相士王伯善

王生年少有奇術江海周流走霜露胸中記得
許負書眼底閱人不知數忽來見我闔閭城紛
綸辨口輕風生自言相將入京邑曳裾甲第干
公卿我聞古人相有道相形不如相心好大官
大邑惟論德奚問顏腴色枯槁君不見李將軍
援臂舍矢追奔雲一朝降卒化為血白頭不立
封侯勛又不見裴丞相半世飢寒苦飄蕩還犀
感動天公知置身台衡九霄上貧窮富貴雖在
天禍淫福善非偶然重瞳或以剛暴死蒙俱削
爪多聖賢如何邇來事非昔天意蒙蒙真莫測
規行矩步厭蒸羹蜂目豺聲甘肉食王生王生
良苦辛我歌爾聽慎勿嗔不如歸山讀書史飽
食黃精看白雲

青山白雲

山幽幽兮雲溶溶山之谷兮維吾之宮我行兮
四方思青山兮心忡忡歲既晏兮吾將曷從覽

白雲兮倚孤松暫歸來兮山中

促織鳴

促織鳴唧唧懶婦不驚客心悽惻秋夜月明
露如雨西風吹涼透締紵婦懶無裳終懶織遠
客衣單恨砧杵促織促織無復悲鳴客心良苦
懶婦不驚

螳螂捕蟬

螳螂捕蟬蟬鳴聲悲捕我一何急令我不得飛
與我同類初不爾疑爾胡不仁捕我將食之我
身無肉不能充飢我體無血嗚我不肥吸風飲
朝露終日棲高枝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為嗟哉
螳螂爾胡捕我為

無絃琴與鄭玉孔正夫劉景玉周元浩分

題席上賦

我有綠綺琴而無朱絲絃無絃何以彈蠹蝕底
孔穿軒轅鈞天久不作有虞南風竟茫然越裳
岐山嗟寂寞荷蘭將歸復誰傳自從鍾期死伯
牙絕之今幾年太音聲本希至樂樂其天妙理

無成虧鬼神不敢窺幾先何用勞指爪移宮轉
羽揮商吳徵錯雜空喧闐兒女喋囁訴恩怨百
禽啁啾春風前聽之徒令人悲不如無音音自
全琴無絃無絃乃真琴秦箏熟耳琵琶盡心桑
濮亡國鄭衛哇淫孰若無絃琴中有太古音終
日聽此不知倦但覺世上萬物皆聲瘖嗚呼我
琴無終我琴有聲不調自和不鼓自鳴大聲塞
天地小聲殷雷霆百怪辟易魑魅驚西方之人
渺何許安得奏之天帝庭琴無絃絃非無知者
誰義皇徒

白頭吟

試聽白頭吟慢飲尊中酒古來悲白頭人情苦
難久結髮為夫妻百年期白首容顏衰落相棄
損何況君臣與朋友漢高寬大主蕭何開國功
讒言一以入幾死天獄中陳餘與張耳刎頸同
生死一朝爭相印讐言世無比周文呂望不再
見管鮑結交寧復聞玄德孔明若魚水膠漆孰
如雷與陳斯人自此一以少今世求之更無有

談笑尋戈那能記身後聽我歌歌白頭勸君
飲君莫愁日月有時而剝蝕世態誰能終不易

折楊柳

折楊柳送別離朝朝送人遠別離門前楊柳折
還稀今年折楊柳來歲復生枝奈何離別子一
去無回時

我馬黃

我馬黃君馬蒼君馬不如我馬強黃馬終日嚼
枯筭蒼馬食豆飽不飢我馬不如君馬肥莫把
兩馬相馳逐肥馬行遲瘦馬速

折花詞

道傍海棠花顏色如胭脂美人花下過信手折
花枝長枝既折短枝仍折歸好花不合當開當
路非但損枝還損樹

食蓮詞寄同年諸公

曉食盤中蓮忽思水中藕蓮蒡苦如荼藕甘能
爽口甘苦雖不同同生泥水中得藕薦蓮實采
蓮歸藥籠奈何蓮有蒡貴人終不食藕絲雖長

難繫蓮蓮抱苦心空自憐

別林文懋

我昔山中來塙梅花正開我今別君去枝頭實
無數光陰東逝波百歲能幾何有酒且須飲莫
聽別離歌歌聲使腸斷欲醉千愁散但令醅
忘分携明朝相憶各東西

海日出東方

海日出東方照見千萬里飛騰到中天晶輝正
無比蹠蹠躑躅三足鳥何年飛向日宮裏奮翅
生雲烟啄物成渣滓朝引群鳥天上來飛翳日
光靈虺虺高岡鳳凰不敢鳴鴟鴞爭食乘時起
可憐義和為御在日傍不能擊鳥令之死我有
利天新刮磨手持長弓彎九弧欲仰射天恐傷
日吁嗟奈爾跋烏何

題牛圖二首

耕牛息樹陰身老筋骨疲牧夫鞭之起強起力
不支噫噓噦世無葛盧哀鳴徒爾為道傍問喘
今有誰

牧子晨出牧原野露未稀牛噉松下草露甘春
草肥草肥食飽牛力強城南飢牛還復箱

海水波問友人

海水波波茫茫漫若木兮淪扶桑河伯咨嗟空
望洋海波無時乾賈客來往愁斷腸海水波連
天河海上行人舟楫多馮夷奮怒驅蛟鼉海波
高如山嗟爾行人愁奈何

元日醉歌

今日元日風雨不可以出門苦寒坐對椒花尊
尊中有酒飲不竭醉裏凍色回春溫浩歌張眼
望天地地遠無極天高難捫天地生我為人在
世間胡為碌碌乃同羗觸藩既不能高飛逐黃
鵠又不能變化隨鵬鷗自從折桂蟾宮還愁聞
戎馬彌中原解脫簪纓委泥土五年養痼向丘
園我思古來豪傑士卓卓犖犖不與時俗渾或
攀龍鱗附鳳翼致君堯舜上手擎日月扶乾坤
或懷瑾瑜潛棲房傍巖穴聲名輝赫照耀人目
朝瞰古人已矣不復見世上餘子紛紛奚足論

東西南北滿地長棘荆遠遊何處推吾轅我將
駕赤豹乘文鴉度弱水登崑崙長揖西王母笑
携赤松美門與之相攀援玄圃去天纔咫尺馭
風直上叩天闈稽首玉帝前敷衽說陳忠謇摠
頌寬帝為萬方主胡乃降淫害久困吾黎元願
遣蜚廉與豐隆掃蕩八極烟塵昏盡殛豺狼驅
虎誅鷹鷂要使騎虞鸞鳳生育蕃湛露降厭浥
萬國沾天恩四海蒼生既躋乎壽域我乃歸臥
青山根一年釀酒一千甕日日醉飲烹羔豚人
間此樂不可言人間此樂不可言

雲松巢為許雲隱賦

昔者太古初未嘗營棟宇巢穴以為居羽毛並
棲處自有宮室幾千年樓臺厦屋蜂房聯丹檻
藻稅闔華巧誰復營巢青樹顛我聞碧山中乃
有巢居者危枝髣髴似僧巢雲影松陰在其下
高當物表凌玉清五月六日寒風生游龍曉出
山雨暝白鶴夜歸秋月明纖塵不到喧嗽隔神
仙時來作賓客閒遊子晉吹鳳簫醉對安期擘

麟腊世間滄海成桑田
邇來滿地驚烽烟
誰似山中巢隱士
長年松頂伴雲眠
武陵桃源已無路
高嶺豺狼不知數
吾將從爾結巢居
更覓雲松最深處

不繫舟漁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繫舟漁集卷之五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律詩

懷友

作客黃山下思君漢水濱
愁牽清夜夢吟瘦老
夫身漂泊誰知我交游
獨此人春來尋小艇江
上問通津

寄劉仲宣

不繫舟漁集 卷五

遙憶劉公子才華孰與俱昔時樽屢對此日信
全無月上潮生海樽開雪滿湖客懷應不惡詩
筆想頻呼

坐嘆

坐嘆黃昏後愁生白髮新清宵誰共語明月自
相親江海成何事乾坤謾此身故鄉無信息歸
計尚因循

元日客黃巖懷何汝樵三首

令節催吾老新年憶汝深江湖同汗漫書問久
湮沉舊事真如夢何時遂盍簪相知多滿眼孰
與細論心

謾把椒花看慵將竹葉傾親朋各異處天地愧
浮生多士紛冠蓋吾儕尚梗萍太湖春水濶思
爾欲西征

踪跡同羈旅東西各滯淹為儒生計拙久客僕
夫嫌道路何時已年華故自添定知相見遠乾
鵲不曾占

寒食寓興次黃宗魯二首

浩蕩乾坤大羈縲歲月深他鄉對寒食愁思滿
淮陰詩句慚孤詠春花孰共尋相逢同郡子時
復一論心

去歲清明節天台看杏花淒涼今日事漂泊野
人家淮楚風塵暗鄉山道路賒倚門親白髮友
哺愧林鴉

夢同彭仲愈刻九成會廣化寺

地僻交遊絕情親夢寐通盍簪遊古寺呼酒向
新豐燈火相依語雲萍一笑同覺來驚異縣庭
樹起秋風

夜半舟發丹陽

舟子貪風順開帆半夜行天寒四壁靜水白大
星明長鉞歸何日浮萍笑此生柁樓眠不穩起
坐待鷄鳴

家書不至

久望家書至不聞南雁聲幾回愁爛漫直欲淚
縱橫骨肉三年別鄉閩萬里情且無拘束苦即
擬問歸程

太湖

洪濟吳吞會微茫接洞庭流應合萬水勢欲小
東溟天宇浮空濶風帆入杳冥蛟鼉成窟宅白
浪晚吹腥

遊天香院

小徑入深竹幽居出上方開窗山日靜布席午
陰涼細細雲生石鮮鮮菊繞墻得逢高士語渾
語世相忘

醉後在林長知家戲作

醒時筵秩秩醉後舞佺佺爾汝忘形甚喧嘩出
語多兒童紛笑舞婢僕定真呵戒酒從始今親
朋永勿過

初十夜月

映水銀梳缺懸空寶鏡分光能凌太白勢却碍
行雲出沒何時已圓虧自古聞佳人恨離別倚
檻淚紛紛

得子

得子雖云晚開懷始自今敢誇萬事足聊慰一

生心襦袴看渠長箕裘屬望深貧家湯餅具獨
有典瑤琴

水竹軒

軒檻如意敞水竹近人幽波影浮蒼雪林光映
碧流釣魚供客饌護筍引龍遊歲晚投簪笏閒
居百不憂

送林景元

雨後驚秋暮江頭送客歸孤舟行遠水烏帽映
斜暉到屋看黃菊趨庭服綵衣不能隨汝去目
斷白雲飛

竹屋

竹屋何年構筠窗四面開簟鋪涼氣集簾捲翠
陰來靜可攤書卷幽宜具酒杯王猷居儘好俗
駕幾番回

獨客

獨客悲清夜高秋記異鄉月侵窗影白風度角
聲長野戢生新思邊烽照近疆歸耕吾計決不
必問行藏

城西虎跑寺

石勢虎蹲伏山形龍屈盤寺開唐殿閣墳掩宋
衣冠幽澗泉聲細斜陽塔影寒近城多戰鼓樓
息此中安

悼劉肅玉二首

死別成終古游從記昔年才名方綠髮魂魄竟
黃泉水涸臨池墨堂空坐客壇斯人早凋喪誰
與問蒼天
鶴化歸遠海旅亡首故丘諸兄絲作淚慈母雪
盈頭日夜川東逝乾坤世若浮小屏山下路風
色晚颼颼

甃井

茂山移白石甃井蓄清泉冷浸天光碧深通地
脉玄闌低放繡易圃近灌蔬便亂世謀生理何
能慮未然

寫懷

經世慚無策歸田且避喧干戈隨地有故舊幾
人存餌藥扶衰病持杯慰弟昆不因來往客終

日閉柴門

贈章以元昆仲

相見談經史江樓坐夜闌風聲吹屋響燈影照
人寒俗薄交游盡時危出處難衰年逢二妙亦
得悶懷寬

歲暮客中二首

今年五十二客鬢已蕭蕭天地孤蓬轉江山萬
里遙望鄉愁白日懷友夢清宵那復同看月論
心坐石橋

自嘆飛蓬轉年隨爆竹殘人烟兵後少風雪夜
深寒止酒愁囊竭思家得信寬
梅空自好不似故園看

送鄭伯尚使還山東

賸喜山東使相逢海上村賢勞行百里勛業活
中原地入南溟遠星環北極尊別離情黯黯鵬
鷲看孤騫

惠遠寺詠懷

古寺夜沉沉殘燈對夜深老僧誰共語客子自

成吟霜重悲城角風迴亂水禽吳山送歲晚愁
折故鄉心

近山樓

樓居元自好况復近青山雲氣簾櫳外松聲几
席間倚欄宜雨過拄笏及朝間酒興兼詩思窗
扉夜不閉

送胡希元歸江西

落日烏紗帽西風白布裘吏才兼翰墨羈旅亦
風流聽雨留僧寺看雲憶故丘他鄉同泛梗那
忍送歸舟

舟發蘭溪

水逆憑風順舟行不用牽寒林紅自媚飛鳥白
相鮮澗轉疑無路山開別有天往來今覺老湖
海嘆經年

丙午元日

元日居山寺梅花照酒樽病餘玄髮少醉後壯
心存天地腥膻隔江淮蜂蟻屯誰施洗兵雨吾
欲扣天關

題劉元芳只如是齋

萬事只如是百年能幾何
乾坤旋磨古蠻觸構
兵多結屋依松樹
鳴禽在澗阿
閒居選日月雲
影共婆婆

四月十六寓玉環喜家童來住至

數月思家信今朝喜汝來
妻兒憐我遠懷抱
向誰開山谷多烽燧
田園半草萊
大軍消息近
故里尚堪回

病中遣懷五首

臥病玄冬半羈樓
碧海邊風塵方滿野
戎馬已經年
下邑供軍食
何時發漕船
薄才無寸補
自合賦歸田

亨衢通碧海
此日嘆窮途
遠愧陶潛達
那同寧武愚
葑英寒不落
草色暮全枯
愁至思清酒
無錢何處酤

貴人乘海船
日日報佳音
藩省東南大
朝廷倚望深
金樽春螿泛
寶劍夜龍吟
寵錫來天上
寧孤報國心

生理居官廢空聞祿代耕僕媿裘褐敝妻笑甌
塵生欲去乾坤窄無成歲月更故人清要地應
解樹勛名

文臥思登眺扶衰謾倚樓山紅斜日映江白晚
烟浮行直書空雁帆歌入浦舟病身慚食祿長
羨五湖遊

乙未歲元日三首

元日晴堪今年賊定平天心占節候人事厭戈
兵石虎征淮甸周王在鎬京遙思鴛鴦集北闕
望馳情喜

猷歲同諸弟庭闈喜色新禮儀隨習俗來往有
比隣處世為儒拙還家勝客貧去年無棣縣行
道憶茲辰

暖氣南州草梅花滿屋簷春隨椒酒至雪向鬢
毛添烽燧今猶警山林未可潛平生愛書冊多
病亦須拈

懶拙

懶拙從人棄行藏與世違陶潛辭未去張翰憶

尊歸垂釣負春水看花愛夕暉便須開竹筵還
製芟荷衣

入山

入山驚道險上嶺覺天低日礙危峰過雲依翠
壁棲幽花如血染恠鳥學兒啼避世須求此桃
源路已迷

過李家坑

鳥道高千丈雲山入萬重汗流愁赤日力倦倚
青松群僕頽相失行人竟不逢人家何處有僧
寺隔前峰

覽鏡

覽鏡吾衰矣飛霜入鬢毛乾坤戎馬徧淮海戰
塵高性僻謀生拙時危涉世勞幽棲無賴甚遣
悶強揮毫

閒愁

日日聽春雨閒愁過却春亂離書總廢多病藥
相親溪柳青依竹園花色媚人索居無意緒空
負物華新

讀常九成哀辭

吏治剝還折人情白易汙終憐嘔血死詎免受
金誣遺事傳南土遊魂返故都但令公論定世
道尚堪扶

立秋後送竹扇與陳穎達太常

竹扇台州出新看製作工織文生翠浪入手起
清風篋笥終南棄蒲葵迥不同勿嗔秋後寄暑
氣近猶隆

戴元載送野禽以詩酬之

故人專僕至携贈兩幽禽雖在樊籠裏終懷霄
漢心羽毛真可愛鼎鑊忍相尋縱爾隨鷗鷺前
村春水深

浮生

浮生近五十多病老相將諸事今年懶閒居白
日長春陰連舊臘殺氣遍遐荒何日干戈靜乘
槎意不忘

新歲憶曾子白

經月愁聞雨新年苦憶君青華為客久白髮著

書勤酒共憐僧飲蔬從野老分何時共登眺
整屐待晴雲

贈周元帥

經濟人才重功名伯仲齊驅馳朝上馬感激夜
聞雞海漕輸燕北王師出陝西察弓今日有更
望撫遺黎

遊雅山寺二首寺乃吳德大長者所建

野寺春途靜禪房晚更幽山花將雨落松影共
雲流悟法知生幻觀身是夢遊池蓮如吐白正
酒亦何愁

上方殊勝地長者給孤園掛壁袈裟淨生塔秀
草繁樓光凝晚照樹色映前村法食干戈際真
知象教尊

孔宜人挽章二首

配德神明胄宜家婉婉姿能供菊蒸職早賦柏
舟詩令子崇王爵臺臣重母儀鸞章未歿後風
木有餘悲

孟母機能斷陳姑饌必豐令名今古並貞操雪

霜同老憶中州
遠身悲逝水東海邦封馬鬣松
柏起淒風

琴書所

一室清如許琴書樂意長
調絃春日靜開卷雨
天涼俗客那容日
機心自覺忘小童偏解事灑
掃爇爐香

懷崑山諸鄉友六首

老病仍羈旅妻兒總異鄉
賣文長困之生計愧
農桑盲廢書猶著憂深世未康
兵戈何處避悵

望海雲黃

右陳公潛先生

襟期曾憶共離別
奈愁何作客經年住
題詩近日多風塵
經浩蕩歲月嘆蹉跎
舊宅青松樹春

來施女蘿

右鄭季明先生

近得吳中信傷懷獨倚樓
故人逃野外盜賊滿
江頭老益妻孥累
閒尋藪澤遊道傍爭
按劍明月向誰投
右曹氏

支郎詩法妙林下
昔曾親契濶俄經歲
光陰似轉輪
春來多寇盜海口漲
沙塵錫杖知何處懷

不繫舟漁集

卷五

十四

思為捐神右莊蒙泉上人

文報遊江左仍聞入海涓梗萍無畔岫兵甲滿
潢池綠鬣愁應久青雲志豈移吳城樓上月別
後幾回思右林伯庸先生

故人江海上似汝我應憐羈旅風塵際生涯豺
虎邊年華添白髮家業僅青檀親老雙雛小未
歸理石田右林希顏先生

題彭氏雲松亭二首

亭屋依先壑雲松寄永思昔年翁所好此日志
寧虧觸日濡春雨千霄長舊枝九泉呼不作感
物淡如絲

雲在親曾玩松長手自栽夜壘人去遠華表鶴
歸來細影生青石寒陰護碧苔歲時陳酒食瞻
望思徘徊

寄竹趣

五月不見面幾回思寄書掣危人事廢懶拙友
朋疎白槿開池畔黃梅熟雨餘感時驚文客何

日訪幽居

不繫舟漁集

卷五

十五

悼姪姪

姪姪吾猶子，溫良幼穉年。
俯身迎客揖，低語近人前。
駟殞空良馬，雛傷失彩鸞。
吾宗衰已甚，為女每潸然。

懷焦信中

巾山風雨夜，憶女夢頻生。
燈火憐孤坐，詩章孰與評。
交遊都造次，春事又清明。
早晚南歸日，相過兩耐情。

送別

平生幾兩屐，正壑每窮探。
訪鶴青田曲，穿雲雁蕩南。
老成群輩服，姓氏衆人談。
相見復相別，題詩興不堪。

橋上

落日清溪上，涼風梓樹秋。
北來船竟泊，南去水空流。
宇宙終無極，干戈未肯休。
野人無意緒，獨立數歸鷗。

送益上人

一雨秋新爽，千山細路遙。
林泉歸此日，天地颯

鸞廳訪鶴穿松樹觀魚俯石橋
幽棲翰爾樂高
隱肯予招

舟中風雨懷邵文伯

寒雨晚淒淒孤舟出郭西
翻風白浪急墮地黑
雲低客計真漂蕩離懷重慘悽
思君那得見開
篋玩新題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

山縣流泉碧覺宮杏樹青春風看采
蒸白日坐
談經市酒醅浮蟻湖魚鱠斫鯖
官情應不冷
覓
句想微醒

元日

元日風兼雨蕭條野外村
過門車轍遠記節酒
杯存戰伐看今歲樓遲且故園
兵戈如未息身
世豈須論

重登近山樓

羈旅歸來日危樓得再登山如前歲
好雲向小
窗凝種木看今長藏書比舊增題詩
成感慨老
我愧何能

題顧文學幽居三首

幽構郊墟迥清陰竹樹連隔江山近牖遠屋水
通船簪紱前朝盛詩書世澤綿何年居此地遠
自建隆前

龐老南山隱淵明栗里居紅收關外果青種舍
傍蔬愛客頻沽酒辭官獨著書黃塵滿城市來
往迹全疎

齋室東偏闢書窗北向開竹床宜夏簟瓦爵泛
春醕難弟俱同樂隣翁至不猜吾廬補迨遞杖
屨數能來

不繫舟漁集卷之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六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排律

丁酉歲述懷一百韻

比塞悲吾道蕭條客異鄉
謀疎多迂俗性直遂
逢殃鷲鳥纏羅網翹材受
斧斯世無知己者誰
識此心臧悵望天同遠
憂來水共長百年千變
態一日九迴長憶昔年
華壯居貧學業荒讀書

慙老大操筆欲顛僵發憤光陰逝研思寢食忘
雨天燈火夜冬曉鬢毛霜書字蠅頭綴歌詩玉
韻鏘心懷冰蘖苦佩結菡蘭芳鬼笑株傍守蛙
吟井底藏拂衣迷道路仗劍遠遊方景趣多佳
麗江湖信渺茫吳甌秋浪白淮楚暮雲黃野寺
金鋪屋樓船錦繫檣臺荒廩引子丘暝虎成行
瞻眺窮幽勝交遊得俊良跡雖萍梗泛名藉蒸
詞揚古道槐花發清秋桂子香梯高雲路迥殿
廣月華涼迢迢英髦後躋攀翰墨場偶然收鄙
野亦得步康莊上國春光早明時帝運昌皇居
城萬雉禁苑柳千章對策放閭闔陳忠補袞裳
臚傳天心尺鵬化海汪洋玉陛聯班序瓊林被
寵光花簪紅映帽酒賜綠浮觴草色沾零露葵
心映太陽委身從此始憂國未渠央造化功深
後雲霄志激昂初非縻好爵亦足慰高堂奉命
為民牧宣威到海旁節鄉傳載籍藩閩重金湯
江挹派城轉山含遠樹蒼天高連太白日出上
扶桑土俗何多訟編氓半是商由來難撫字况

復際助勦早出星當戶宵迴月滿墻勤勞非敢
憚倚仗最難量僧舍叱犛甲田家出糶糧但聞
施筮楚不顧之糟糠南北修途梗滄溟巨艦航
貴人紛往返終歲費迎將分省官曹盛行臺紀
律張聯翩駉馬至絡繹使車煌孰問瘡痍苦惟
耽燕樂搶幽花籠綺席疎柳媚紅粧下筋萬錢
費揮金一笑償珍珠兼水陸容冶陋姬姜風靡
瞻儀表波頰缺禮防近人跳鼠獺當道舞豺狼
爭詫堆金塢寧聞返象林紛紛慕羶蟻衮衮轉
丸蜨讒構蠅棲棘吞圖雀捕螂負荆蘆蘭遠刈
頸耳餘招清白甘飢餓輕肥忘陸梁滑稽吾獨
拙杓鑿泉胥戕鯨困遭螻蟻鴻翔逐鳳凰無聊
怵憾憾欲去瞽佞佞公治羈縻魯靈均放逐湘
一身奚足恤萬事總堪傷粵自群克起于今七
載強鬻端萌汝穎滋蔓西荆襄處處蜂屯盛時
時承突狂食人肝作脯掠野犬驅祥霧翳車塵
暗雷轟礮石磅絳巾明燭火白骨積崇岡天狗
昏騰喙攬槍曉吐芒黍田荒出草蒿樹大如楊

天府惟吳會王州說建康粟儲供海漕柏列凜
臺網陷沒俄相繼分崩遂莫當重臣誰抗節方
伯罕勤王將帥推門闕謀謨出廟廊捷音空陸
續賊勢愈跳踉夜靜吹笳急霜寒擊鼓鐘徒羹
黔首肉詎斧赤眉吭險嘆連城失全憐壯士忙
閉河天漠漠江漢水湯湯海卒乘文鷁苗軍跨
驪驕立功期克復富饒尚彷徨疾養終成痼醫
招不療癆民生遂塗炭泉冽浸芭屨厄運丁陽
九何時見一匡淳龐懷吳項揖讓想虞唐俯仰
窮今昔謳吟發慨慷乾坤旋磨古歲月逝波忙
露白寒蛩泣秋高客雁翔盛時愁易集避世困
何妨駸足悲糟糠珍禽謝稻粱塞翁徒失馬臧
穀總亡羊脫略千鈞重消磨百鍊剛悶憑詩暫
遣病倚藥頻嘗閒散思拔絃韜潛貴括囊陶公
能委運梅尉蚤知彰故土多薇蕨春江有鯉魴
歸歟理蓑笠從此釣滄浪

題周氏二代碑銘

籍甚周康惠才猷衆所欽致身居顯要憂國秉

忠忱介特猶山立騫騰肯陸沉鑿磯江夫險破
械獄無淫岐麥人人頌甘棠處處陰揚名光父
祖承訓守規箴諸老朝章異推恩帝澤深追封
祭二代報本遂初心彤管書勛業豐碑照古今
慶延瓜瓞遠有子繼徽音

讀茂林徐處士墓銘賦十韻

處士邑之彥典刑人所宗立身當弱齒護母犯
鉞鋒平糶濟飢色推財無靳容彭聃懷向慕嵇
阮樂遊從生達契玄理死期知令終龍秋千丈
瀑玉甌萬尋峰幽覽成陳迹清游悵舊踪逝川
何日返玄室白雲封考德觀賢子鑄銘對古松
歌詩續哀誄嗚咽和流淙

同諸友遊宴豐山

至正戊子春正月七日甲辰永嘉陳高與黃
巖高尚敬施謙訪朱君伯賢于臨海之鳳嶼
越翼日乙巳伯賢與其季伯良持酒俎邀予
登豐山時黃君順德章君子皓陳君大章欣
然從遊已而陳師聖張子材偕弟子溫亦至

遂相與上絕頂望巨海還飲浮圖寺席既撤
復舉盞松樹間酒酣因賦二十八韻

新歲多幽興清遊出縣城故人留款曲好友復
逢迎整屐當清曉登山寄遠情嵐光寒不起樹
色寂無聲徒倚巖邊憩逶迤谷底行路蹊窮屈
折峰頂上崢嶸俯矚滄溟潤渾疑地軸傾天光
連浩淼海氣變陰晴沙鳥雙雙白風帆葉葉輕
波瀾看浩蕩島嶼見分明宇宙真無極虛浮歎
此生侶堪扳若木可擬即蓬瀛眺望移時立稽
留半日程那知身是客但覺思逾清古寺藏深
竹禪窗蔭白檉倦依林樾坐靜聽鼓鐘鳴高論
窮千古彈棋謾一枰旋呼茶滿椀勝出酒盈甌
珍重開華席頻煩勸兕觥嘉蔬烹筍韭異味雜
螺螿浩飲俱勅教沈酣及老成狂吟驚虎豹至
樂謝筭筌忽返青林興其如白日征扶携重舉
盞真率遂班荆自笑何為者空傳漫浪名梗萍
慙獨客冠蓋動群英勝賞真堪絕高懷孰與并
明朝歸北郭回首暮雲平

聞故同年吳善卿書悲傷賦十二韻

命殞艱危日人推節義雄志期吞逆賊變忽起
狂童鳳殪梟群爪麟傷獸竄中乾坤含怒色日
月耿孤忠萬里長城壞東風保障空血藏應化
碧柱立未鏤銅恨滿江湖水悲生草木風三軍
空縞素隣郡遂巾紅憶昨蟾宮步曾追驥足同
死生成永訣交道嘆今窮魚腹絨題在銀鈎字
畫工忍將秋雨淚灑向剡溪東

桃園春曉圖

武陵源上景自古闕幽迥風物圖中見烟雲洞
口遮藍堆山色近練捲瀑流斜露苗莖莖碧春
桃樹樹花丹砂昇曉日紅錦散川霞野老衣冠
古何人殿宇華漁郎迷舊路塵世隔仙家榮辱
槐根蟻紛爭草底蛙蓮菜環弱水高嶺渺黃沙
此地如堪覓孤舟便欲拏

不繫舟漁集卷之六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七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七言律詩

丁亥冬感懷時聞雲南有擾

溪上梅開花可憐
看花祇欲臥溪邊
非關景物他鄉異
自是愁思觸處牽
南鄙寇戎當此日
中原饑饉已連年
吾徒漂轉成何事
只合滄江買

釣船

客黃山三首

自到黃山十餘日終日飽飯只昏昏誰家搗練
不停杵俗吏抱書長在門天寒鴻雁滿南國歲
晚梅花開故園客裏謾將詩懨懨謝遣懷不用酒
盈樽

山高冬曉不見日海近晴天多出雲何處魚蝦
爭到市小溪鶻鴨自成群農家政苦徵租急縣
吏還聞出郭勤獨坐幽窗生百歲風前落葉更
紛紛

政憐山頭雲霧微俄復細雨下霏霏他鄉作客
經時久滄江買船何日歸堂上愁親鬢髮白天
末故人音信稀似聞西橋風景好擬將愁眼看
鷗飛

送王公毅清流尉

琅琊之山繞郡青清風千古醉翁亭故人作尉
殊不惡寇盜于今況已寧畫舫入淮乘夜月瑀
弓行道見秋星到官尚想多幽興白日金鞍掛

玉瓶

桐江舟中

桐江昨夜春雨作，孤舟灘上風力強。老夫船頭看山色，何人烟際歌滄浪。紅桃幾樹開照水，白鳥一雙飛過墻。作客天涯恰三載，深憑景物送還鄉。

送鄭汝玉歸莆閩

莆閩深入海東南，日出先看曙色酣。李愿歸耕盤谷土，杜陵思樂百花潭。到家三月山樵白，入饌千林竹筍甘。愧我天涯尚羈旅，鄉愁因爾不能堪。

懷賈陵州

淒然作客海東頭，幾度登山憶賈侯。在昔文章蒙許可，祇今詩句費賡酬。五湖春水村村長，三月吳花樹樹幽。遙憶畫船頻載酒，此身那得伴清遊。

送孔子克赴戊子會試

先師之後悉賢良，今子秋闈復擅場。騰喜飛騰同大阮，更憐文采繼元方。天高金闕星辰動，春

暖瓊林雨露香尚想東風得意日宮花斜插照
杯觴

正旦

正旦每年長作客今年新歲得還家鄉間禮數
生疎甚故舊過從笑語諱椒酒懽來尊屢盡菜
盤醉後味偏嘉南州土暖春光早恠見紅桃滿
樹花

次易剛中韻二首

腰帶多因病裏寬晨興無賴倚流湍轉蓬獨客
空滄海折桂群公在廣寒白酒可令終日醉青
山那似故鄉看期君共買雙溪艇高掛風帆上
碧灘

年年湖海歌長缺渺渺乾坤寄比身近到荒村
經數月得逢佳士作比隣東風齊落花千樹涼
夜新年月半輪策杖好來同煮茗題詩何用苦
懷人

落日

秋郊慘淡落日微西風蕭蕭吹客衣殘霞紅葉

自相映獨鶴孤鴻何處歸中州塵暗鼓鼙急滄
海浪高舟楫稀回首東山月未上怪看星影弄
輝輝

易剛中來訪

一月過門無好客故人底事到郊齋相看萍梗
悲華髮共語干戈感客懷籬菊有花堪對酒盤
餐無物旋煎鮭情真政擬留君宿童僕催歸忽
滿階

元日枯溪舟中

元日舟中眠復坐盪槩下灘北多風椒花柏葉
負佳節紗帽布衣隨短篷溪山可人空滿眼歲
月催我恐成翁臘底還家今未到新年思溪情
最濃

雲松巢為曾東白賦

雲松深處何人住東白先生結構幽可但巢居
同太古祇疑仙隱是丹垓涼生牖戶濃陰合氣
潤琴書曙色浮不有歸來雙白鶴月明誰得伴

清秋

江亭獨坐圖

老翁獨坐江上亭
遠山近山青
復青白波東流
天渺渺碧樹自古
天冥冥目送飛雲
渡水去嘯
引神蛟出穴
聽此意世人誰
到得除是謫仙
初酒醒

甲午歲濱州道中

驅車北行值新歲
濱州城西官道長
遠山殘雪映日白
曠野飛沙如霧黃
身世百年徒汗漫
頭顱四十愈踈狂
已判今夕到無棣
爛把酒杯澆客腸

三月十三日錢成夫壽旦
諸公會飲城南文秀園

城南園館小橋東
柳樹青青花樹紅
此日杯盤追勝事
一時冠蓋集群公
美姬舞罷歌金縷
醉客歸遲並玉驄
莫遣春光空老去
明朝歡會更須同

鷓鴣思十首次謝純然韻

霜風吹帽髮全枯
多病兼愁懶步趨
身寄他鄉

年又盡吟看衰草日將晡故園消息沈天表舊
日文遊隔海隅祇有濁醪堪遣興擬從典舍典
羅襦

山骨倚天霜落後湖光沃日雨晴初何緣碧樹
千尋起誰遣流波萬頃瀦眺望豈無佳景致羈
樓不似舊閭閻草堂憶在清溪曲竹裏幽窗可
讀書

夜中見月渾忘寐曉起看山祇獨吟那得文章
垂不朽已知衰老故相侵天寒大澤龍蛇蟄歲
晚荒郊雨雪深有客可人吾邑子往來時得一

開襟

客居無事日從容只有傷心似酒釀金馬玉堂
成寂寞田翁漁子慣迎逢坐看同輩聲名起羞
見諸生禮數恭淮北近傳兵甲滿且須歸去撫
孤松

晚來濯足向清漪遠客無朋總不懽彈鋏高歌
還自笑開樽一笑未能擠散材豈必同樗櫟薄
俗誰令愛蒞蘭父老相逢情更惡為言租稅未

翰官

盛世賢才皆進用
野人漂泊更何悲
無由省闈聯鴛序
且向江湖食肉糜
劉向重登天祿閣
荀公再入鳳凰池
腐儒只解談今古
豈有功名勤鼎彝

淮西盜賊成群起
攻奪城池殺害多
保障誰能為尹鐸
折衝未見有廉頗
南來羽檄時時急
北向官軍日日過
賈誼治安空有策
九重深遠欲如何

落木飛鴻冬月暮
短衣烏帽五湖濱
思親夜夜生歸夢
作客年年笑此身
犬吠競猜南越雪
鶯啼未聽上林春
世間誰是知音者
青眼相看只故人

遙憐雁蕩天台秀
雨過群峰翠黛凝
崖瀑高懸千丈雪
洞門深積萬年冰
幾回夢想題詩到
何日歸來拄杖登
擬拉仙人酌仙酒
醉看明月海東升

漢朝儒雅江都相
唐代文章吏部郎
萬古斯人不繫舟
漁集

如日月祇今餘子但膏梁蕭條自恨生子晚追
逐何由到汝旁俯仰乾坤一長嘯不知身世在
他鄉

懷信州彭仲愈

盜賊攻破信州城傳聞殺戮到孩嬰故人經年
無信息此時無地避刀兵風雨每驚鄉夢短鶯
花偏喚客愁生蘭溪船上看紅葉長憶同歸載
酒行

桃山小港

江流深入亂山堆山隨江轉勢縈迴天雨天晴
龍出沒潮落潮生舟往來遙看縹緲雲烟起疑
是神仙洞府開豺虎縱橫不可到行盡水源空
復迴

寄題葉氏皆山樓

聞道君家樓絕奇青山重疊開罨翠嵐氣能令
窗几濕日光映出樹林遲二月三月雨晴後千
峯萬峯雲起時想見登臨足幽賞倚欄留客共
題詩

寄亨元峰

見說元峰亦有年，墨名儒術最堪憐。山中到老
應長健，筆下能文非浪傳。習隱徑存陶令菊，尋
盟社結遠公蓮。何時釋我塵纓縛，來伴閑雲聽
說禪。

辛丑元日 至正二十一年

新年覽鏡白髮多，老將至矣可奈何。雲霄飛騰
無壯志，山林懶拙抱沉疴。江西江東地，留血村
北村。南人荷戈生逢此，世有何樂屠蘇飲罷強
高歌。

詠雪三首

連年臘月不見雪，今日開門對雪山。滕六飛花
自天上，仙翁種玉滿人間。淮西戰士無消息，剡
曲扁舟誰往還。試看梅花故無恙，且將濁酒破
愁顏。

積雪經旬白未消，紛紛又見六花飄。野蠶繭熟
堆千頃，雲鶴毛輕散九霄。草屋曉來寒凜冽，江
村歲暮景蕭條。題詩最苦無佳句，那得騎驢過

灞橋

昨夜苦寒不可當
曉起雪侵三尺強
江上光搖瓊玉樹
空中碎剪白霓裳
征夫賈客廢行路
草舍席門愁絕糧
來歲豐穰預可卜
吾儕猶及見時康

寄陳彥卿

樓屋近山東海頭
翠雲影落小窗幽
登臨昔日同諸彥
羈旅經年憶舊遊
故國鶯花春入夢
滄江風雨夜生愁
不堪老去悲離別
歲月無情如水流

寄顧仲明教授

長憶青華翠色寒
北窗對酒幾同看
鼎煎浦口曾魚白
盤簇簷頭樹果丹
來往正期娛晚景
亂離俄嘆失清懽
故鄉回首江山異
落日闌南獨倚闌

題中峰樓

中峰之樓風景幽
山花滿屋翠雲流
海天日出蓬萊近
月夜烟清沈澗浮
溪上松陰歸晚鶴
簷

前花樹語春鳩齊州渺渺黃塵裏此日登臨是
勝遊

贈陳性初

鬚朱別後正作惡忽見吾宗喜欲狂他人何如
同姓好流俗都緣聲利忙道友交遊追古昔文
章品藻出尋常青雲期爾飛騰早館閣出公鬢
已蒼

寄高晦叔兼簡衍道源

每憶西齋竹色深東風新筍想成林一春彈鋏
梁溪上何日移船漢水陰高子平生偏愛客行
公於我最知心相期白首交情在歲晚鷗盟可
重情

送馮升伯航海歸

江頭木落晚蕭蕭送客滄江萬里潮過海青天
纔咫尺開帆白雁共飄飄故鄉霜後魚蝦熟十
月山中菡粟饒思爾到家無限樂歲寒清隱可
能招

獨坐

獨坐東南日向晡風高雪盡雁行孤青山天際
連於越白水秋來滿太湖海內干戈猶爛熳舍
西園圃近荒蕪文章未必能經世深愧飄蓬歲
月徂

挽許茲父處士

豺虎縱橫滿故丘少微星隕避旄頭骨仙生托
旌陽夢羽化今從長史遊池上鳳悲春雨黑松
間鶴去暮雲愁詩文賴有燕公筆解使清名身
後留

贈鑿士陳宗正

吾宗雅愛北山居几上常攤素問書橘葉秋香
浮石井杏林春綠滿庭除宋清楚券誰能佞扁
鵲回生信不虛海內即今成痼疾問君醫國計
何如

送陳與公入京

椽郎文采吾宗彥從舸之京意氣雄碧海五更
看北斗錦帆六月掛南風九天宮闕祥雲合萬
國車書此日同看汝飛騰方綠髮烟蓑應笑白

頭翁

題聚禽圖

幽禽無數雜雌雄
畫筆能追造化工
白鷺彩鴛洲渚上
班鳩錦雉樹林中
雙雙上下飛相逐
箇箇分明態不同
安得小亭依綠水
朱欄盡日倚東風

濯足秋風圖

千峰翠影落孤舟
高人濯足滄江流
遠天光動玻璃碧
西風木落瀟湘秋
渺渺乾坤大
瀛海悠悠今古一
浮漚崑崙玄圃在何處
從此乘風萬里遊

謝戴文瓚僉院惠草帽

細結夫須染色新
使君持贈意偏真
玉川便易煎茶帽
元亮還拋漉酒巾
影墮水波浮晚照
黑遮霜髮隔秋塵
深慙欲報無瓊玖
感戴寧忘拂拭頻

遊靈山寺

舊聞海上有神仙
今見樓臺島嶼間
鰲背千年

開佛國鯨波十里隔人寰風吹僧影浮杯渡雲
送龍身聽法還避世擬從支遁隱塵簪吾已久
投閒

東林院在陳家塋

佛子神功世莫論空中擁地作峰巒貝宮萬疊
金銀爛琪樹千章紫翠屯白日風雷生樹庭青
天化雨散雲端何當伴我烟霞隙一榻寧辭野
閣寒

送孔正夫赴會試

冬日江頭梅蕊新鹿鳴歌輟送嘉賓把文南省
已驚俗對策明堂定絕倫桐樹朝陽鳴彩鳳桃
花春浪化金鱗高堂白髮俱強健早聽芝泥出
紫宸

趙氏祖墓大樟木

翠拂蒼穹藹綠烟地靈一氣萃山川孫枝直聳
三千尺奕葉曾經幾百年詩禮培根資伯仲衣
冠席蔭續曾玄三槐門巷應相似何似君家慶

澤綿

黃河

河流九折自崑崙海內川渠此水尊勢走東南
無日夜聲喧雷雨動乾坤禹功曾鑿三門險漢
使寧窮萬里源千古英雄爭戰處舟人指點尚
能言

自明回溫留寓郡城不得遂歸田之願述

懷有作

西風落葉送清秋力疾凭欄寄遠愁政慕陶潛
歸栗里翻為王粲客荊州山峰近郭東西起江
水通潮日夜流景物年年只依舊獨憐白髮鬢
邊稠

幽居晚興就簡榮子仁都事

花開疎雨夕陽明竹外幽堂夏氣清飢鼠窺人
緣石走小禽啄食下堦行哦詩不惜生華髮把
酒真堪慰客情從事擬尋五壑勝也須騎馬出
江城

寓鹿城東山下

天隱從來居市城幽棲借得草堂清鳥啼花雨

疎疎落鹿臥巖雲細細生石眼汲泉煎翠茗竹
根鋤土種黃精艱危隨處安生理何必青門學
邵平

庚子歲元日

曉風吹雨漏聲殘野徑青泥濕不乾椒酒聊從
新歲飲梅花猶似去年看生逢兵革空流涕老
向田園已掛冠遙望金門天萬里郡公獻納在
雲端

立春

前日愁看人日雨今朝喜見立春晴土牛鞭動
驅寒氣玉燭調和想太平片片雪梅窗外落絲
絲白髮鏡中生年來貧病添衰老節物關懷負
酒甕

過青華山訪曾子白不值留宿僧舍

青華山根紫石洞僧家結構林泉幽為憶看書
坐白石相從策杖來清秋烟霞滿目共誰賞獨
鶴有情邀客留尚擬青燈對今夕逢君煮茗話
離愁

冬日夜夢中得句因續成之

今日冬至陽始回客中無賴廢持盃乾坤萬里
風塵滿南北何時道路開白髮頻添隨繡線壯
心都冷類葭灰中興早看雲臺築老去何妨臥
草萊

劉山驛

馮公嶺頭樹可數劉山驛前花正開白日同行
如夢寐長年作客暫歸來生涯謾倚青藜杖羈
思都憑濁酒杯老店野店老翁驚再至自憐不
是棄襦才

題白鶴寺瀑布

白鶴寺前看瀑布丹霞洞口坐莓苔千古萬古
流不盡前山後山何處來風吹散作晴天雨客
夢幾聞半夜雷我欲挽歸霄漢上徧令六合洗
塵埃

客南塘作四首

亂離作客最間關目送歸鴻老淚潛咫尺家鄉
成異域朝昏烽火映前山學仙無路遊三島避

地何時到百巖獨立風前梳短髮懶將明鏡照
衰顏

春來日日起西風吹送浮雲過海東花落名園
荒草滿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解印閒居久王
桀登樓作賦工舊日交遊多白首時時相見慰
途窮

雨霽南塘春水多日光浮動綠生波風前無數
蜻蜓舞柳底成群白鷺過垂釣老翁真可畫盪
舟女子最能歌眼看景物渾依舊飄泊風塵奈
老何

江頭無計問歸舟抱病羈棲古寺幽風雨鶯花
成寂寞干歌詩酒廢賡酬衰年白日愁還度故
國青山夢裏遊見說王師向淮甸早須傳檄定
南州

和陳君從中中秋對月二首

海風吹月上江頭碧落沉沉白露秋對酒何人
開綺席題詩有客在江樓一天星斗光全沒萬
古山河影不收極目南溟仙島近乘槎欲放釣

鰲鉤

每恨中秋對月難
天時人事總堪歎
幾年愁向他鄉見
此夜欣從故里看
光射玉龍鱗甲動
影翻翠鳥羽毛寒
已拚醉倒金樽側
百歲光陰若逝湍

楊建德名其居曰竹泉求予賦

綠竹流泉帶草廬
眼中得此稱幽居
荷筇移屣清無比
開徑穿渠計未踈
書帙翻風鶯翠羽
釣絲牽雨出文魚
棲遲自得丘園樂
不羨人間駟

馬車

不繫舟漁集卷之七終

不繫舟漁集

卷七

七

不繫舟漁集卷之八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絕句

思親詞

淚滴東甌水思親欲見難
水流終有盡兒淚幾時乾

送興童都事還京三首

家臨東海任身共白雲間
不為瀛洲客終年不

出山

出山連日雨送客大江潮天際開晴色雲帆去影遙

日照離筵酒風吹去客舟不如東海水相送到神州

題畫二首

烟樹高低綠春山遠近青僧歸雲外寺客坐水邊亭

曉嶂青螺起晴雲白練舒林間茅屋小髻髻似吾廬

己亥四月十九夜夢中作二首

芳草隔平地碧雲生遠天空將舊時淚灑向落花前

烏鵲鳴棠樹椒花泛瓦尊雙親堂上坐執爵有諸孫

題畫四首

小園桃與李春日競繁華石上幽蘭樹秋來自作花

茅舍雪初晴幽窗夜方靜美人期不來月照梅
花影

愁來生白髮問爾復何愁應被春光惱多情雪
滿頭

芳草綠淨姿開花媚長夏蛺蝶自飛來豈是忘
憂者

題水仙花園

草木凋零盡風霜送歲華湘江寒夜月獨照水
仙花

訪楊汝播過其飲醉不相見

為愛楊雄宅携琴暮往來草玄人醉臥惆悵抱
琴回

題丹丘生柯敬仲竹木

雲烟迷紫閣風雨暗丹丘仙客今何在淒涼竹
樹秋

題子昂折枝竹

帝子啼痕濕湘江暮雨寒絕憐樵采後留得一
枝香

絕句

地濕泉流礎庭虛石臥雲井欄行小蟻蛛網掛
飛蚊

雲合虹腰斷風回雨脚斜淺灘屯宿鷺高樹競
棲鴉

雁字

勢折成千點行開見八分書空有底恨落日映
回文

紅葉

片片染秋霜枝枝映夕陽縱饒紅勝錦只是惱
愁腸

題王景略捫虱圖

頭岸烏紗憤身穿白布衫英雄如不遇捫虱對
誰談

禽名詩

遊子歸心切提壺看落紅告天天不語愁殺白
頭翁

藥名詩

丈夫懷遠志兒女苦參商
過海防風浪何當歸
故鄉

六言絕句

贈諸葛東山

丞相名傳萬古遠
孫學足三餘試問東山高臥
何似南陽草廬

不繫舟漁集卷之八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九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七言絕句

送章好德還京二首

海清天影落波間
使者樓船六月還
水底蛟龍眠不起
順風打鼓過成山
北望燕山倚舵樓
水程十日到通州
宸居縹緲青霄上
閶闔門開拜冕旒

題菘菜圖

粟里園荒舊日歸，手栽菘菜兩根肥。
只今客裏看圖畫，惆悵紅塵滿目飛。

赤城春曉圖

曉日霞光映赤城，瓊臺天近碧雲生。
世間車馬紛如螻，誰聽仙人弄玉笙。

清港渡

清港磯頭坐夕陽，蕭蕭雙影寄他鄉。
天邊不盡青山色，若比羈愁愁更長。

題猷梭貌圖

西域梭貌百獸豪，照人閃閃紫金毛。
當年入貢來疏勒，誰向明堂諷旅葵。

戊子元日客中有感二首

慈烏繞樹聲啞啞，新年見汝更思家。
弟妹堂前梅壽酒，吾身飄泊海天涯。

生平苦有文章癖，老大仍悲歲月增。
館閣祇令招隱逸，吾曹何日見飛騰。

題花竹翎毛四首

棠梨三月吐花齊，布穀飛來樹上啼。想見小園
微雨過，春光都在石欄西。
梨花沐雨帶姝羞，獨立枝間一鳥幽。若遣美人
初睡起，定應無處看春愁。
秋林物色晚淒淒，寒雀飛來棘上棲。最愛石根
青竹好，天空不見鳳凰啼。
乾坤寥落歲將闌，竹葉梅花獨好看。可惜幽禽
棲不穩，霜風日暮羽毛寒。

題梅花二首

夜宿羅浮酒半酣，霓裳夢裏舞毵毵。覺來月在
梅花樹，無限清愁落海南。
西湖載酒負幽期，想見梅花似舊時。曾憶倚窗
清夜看雪晴，月照過牆枝。

東坡遊赤壁圖

石壁懸空樹影枯，江船載月鶴鳴孤。須知蘇子
登臨地，不是英雄戰鬪墟。

題畫

夕陽凝紫滿秋山，松下茆亭只數間。獨棹小舟

溪上去何人得似老翁閒

白蓮圖

佳人翠袖玉為容
淪落清波恨最濃
千載香魂銷不得
至今化作白芙蓉

溪山秋意圖

古木槎牙夕照間
蕭蕭秋意滿溪山
東風擬覓玄真子
不見漁舟繫石灣

題戴悅齋兄弟墨迹

戴家伯仲舊知名
聞道臨池筆意精
今日曉窗看墨迹
風流鬢髮見平生

王子猷訪戴圖

月照清溪雪滿山
孤舟乘興只空還
一時來往同兒戲
底事流傳滿世間

即事漫題十首

日日西山黃霧昏
時時戰鼓響江村
愁看春色隨流水
那得開懷對至尊

年年花發可憐春
今年見花愁殺人
不是風光近來別
綠絲兵戰此時頻

連年築寨向山中
曉起俄看野火紅
三百壯夫同日死
千家居室一時空

老翁憶子哭聲哀
婦怨征夫去不回
前日山中新戰死
昨宵夢裏見歸來

悍吏登門橫索錢
人家供給正憂煎
官糧預借三年後
軍食尤居兩稅先

農父江邊立荷戈
無人南畝種嘉禾
今年妻子愁飢死
活到明年更奈何

竝海居人不種田
捕魚換米度長年
釣船漁網都狼藉
老稚流離哭向天

將軍披甲氣如霓
猛士操戈命若絲
高坐談兵真莫敵
前驅戰死竟誰知

江漢波濤日日生
山林豺虎復縱橫
老夫僻在深山住
恰却春蠶繭裏行

兵革相尋餘十年
十人九死一生全
近聞閩陝王師出
何日南來掃瘴烟

烟江疊嶂圖

烟波千里楚天長
疊嶂青青入渺茫
江上漁舟

元不繫祇應招我釣滄浪

八月十六夜憶何汝樵林希顏追思往事

悵然傷懷二首

月滿空堦獨自行思君偏動舊時情少年相見
今頭白幾度中秋看月明

惜年曾憶夜相過共賞清光對酒歌天上月明
還似舊故人分散奈愁何

貞婦詞五首

處之麗水葉氏女嫁為潘家婦處陷葉女歸
家從父母居白巖岩中與弟婦王氏以死自
誓賊至王先自經死葉與其妾新葵相隨投
大酒甕中甕破因投崖下死鄉人為立祠焉
白巖山岩白雲根剪紙那招節婦魂澗水流乾
崖石爛精靈終古在乾坤

女子歸寧婦有夫妻知事主肯逃逋葉家一旦
三人死貞烈同門絕世無

玉質追隨捐絕壁悲鳳蕭瑟起長杉舊傳古嶽
青楓嶺今見高樓白石巖

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何似婦人能守節千年英氣死如生

白石山頭貞婦祠鄉人時節薦香染憑誰收入春秋筆節義堪為後世師

題蟹

昔年作客到淮揚飽食霜螯一尺長幾度秋風
橙子熟樽前空對菊花香

子昂圖

風動秋山日已晡舊時林苑盡荒蕪王孫去國
猶無恙解寫江南竹樹圖

秋雨四首

九月以來天色晴一朝風雨悶還生客鄉白苧
那禁冷滄海歸舟未可行

牆邊黃菊開正好曉來雨過盡離披客裏寧悲
秋色老遙憐打損故園枝

雨脚黃昏萬點齊只愁入夜更淒淒家書可忍
題燈下歸夢那能到屋西

老親憶子海城邊舍弟思兄風雨前秋水夜來

添一丈括溪應望下灘船

棘上霜雙禽

幽禽並立羽毛齊日落風寒棘樹低擬待洛陽
春色好牡丹枝上伴鶯啼

劉景玉贈蕙花口占絕句謝之

故人曉剪盤中蕙遣致雙枝几案前祇恐鼻根
勾引慣朝朝準擬送新鮮

景玉和韻來覓荷花復成二絕送花與之
荷花花落蓮房在不似蘭蕙殞風前謾遣數朵
供玩賞深憐佳實倍芳鮮

覓花仍許為開筵瓶罐應簪置席間但得雙樽
浮綠蟻不須多品競紅鮮

贈呈士陳光大三首

有客布衣紗帽烏相逢華髮更清癯曾聞歷卜
青雲士他日還應到我無

愛汝讀書不作吏少年蹉跎今老成日日開簾
肆中坐高談禍福使人驚

底用羸糧去遠遊只將奇術動公侯京都春色

濃如酒三月鶯花滿御溝

題水仙

深冬霜雪送年華野草全枯未作芽
賴有小園春意在新開無數水仙花

送牛德大二首

送別都門酒半酣綠楊芳草憶江南
故鄉聞道風塵起欲寄家書不忍函
四月西湖景最奇使臣行後到家時
畫船載酒輕輕蕩紅袖籠笙細細吹

蘆溝曉月圖

蘆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青波
檀廬亦有江南婦愁聽金人出塞歌

翎毛

幽鳥毛翎也自奇竹邊派樹立多時
祇今何處無羅網落日空郊佐所之

陶隱居畫像

註就神農本草文高風欲繼大茅君
羽衣不受人間聘向曲山中多白雲

李息齋竹

薊上墨蹟重今時一尺琅玕價不貲想見小窗
秋雨後酒醒貌得過牆枝

覓薰香

君家自造熏香品絕似番禺船下來謾遣小詩
從汝乞已溫微燼待人回

乙巳元旦客中二首

去年新歲客東甌今歲新年關海頭北望家山
三百里南風何日送歸舟

老髮慵梳添白髮客樽強飲對新年此身那似
山中鶴夜夜歸棲碧樹顛

久雨二首

新年新雨連殘臘一日渾無一日晴曉起鶯聲
都寂寞寒深柳眼未分明
春來殺氣連天地海內民生寄甲兵獨客倚欄
愁更老隔牆時聽午鷄鳴

藏春亭四首

倚闌祇見四山青竹外墻扉盡日扃絕愛園林

風景好韶華都在水邊亭

亭前花木滿園栽李白桃紅樹樹開春色惱人
渾欲醉雙雙飛蝶過牆來

細聽流鶯宛轉歌對花不飲奈春何日斜醉臥
堦前草不覺沾衣柳絮多

好花園裏四時開誰道春光去復來但得玉壺
頻送酒不妨日日共銜杯

春日送別

昨日相逢今日離東風回首日遲遲春深應有
梅花在別後何妨見一枝

題顧仲華扇就送之京

好向山中草屋幽晚涼隨到意溪流憑君為問
金臺客何似漁翁不繫舟

題明妃圖

明妃出嫁離長安撥盡琵琶悲遠天自是生為
延壽誤至今死後畫圖傳

題畫

華蓋群峰鴈蕩南夕陽雨過碧於藍秋風八月

涼堪倚柱杖穿雲看石楠

不繫舟漁集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書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疎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衆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為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無譜

則其世族可知矣。今士琦復能修葺舊譜，使根株枝葉燦然。後人邈流求源，可坐而致。是亦孝之大者也。吁！祖宗以孝義之積，而致族繁子孫以孝義之推，而修典備。古人致重于斯，詎不信乎？若士琦者可謂賢矣。于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娛情者，苟非其所有，則必將盡心力以求求，而且不能必得。苟得矣，又慮夫攘竊之患，重固扃鑰，惟恐其有窺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為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則物之可愛，可愛者通足以累夫人耳。若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譽有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為可貴也。然世之人鮮有知愛之者。惟方外清幽之士，時有取焉。浮圖宗旨，南居玉環之靈山，遺塵垢絕世紛金璧珠璣之寶，錦綺薊翠之華，象齒犀角、琛貝外國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舉不足以易其性情，汨其心意，而扁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

好尚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為物其來無方其去無迹舒卷自如變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千態萬狀若有若無可玩焉而不可執可望焉而不可即昔南閒居是室結跏而坐由禪定起觀白雲往來于山谷中漠漠乎與身同虛湛湛乎與世同寂浩浩乎與之俱遊于鴻蒙之上悠然獨得其趣而豈世俗之所能知者昔南既以之自樂又求能詩者歌咏之且徵言于予故為之序引使知音南者觀于是詩而有以見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而得其為人矣

望雲圖詩序

凡為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于左右則敬養之禮備違乎膝下則思慕之情深故雖顛沛流離之際耳目不及夫形聲之接而所以思其親者曷嘗頃刻忘哉昔者詩人于行役之勞而不得終養也則有陟岵之篇蓼莪之賦發之于性情形之于歌詠使後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又況于身處其地而親歷其事者乎常熟繆侃

叔正世居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城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為掾江浙故父及弟皆寓居杭秋七月寇犯杭城二弟相繼沒于兵若疾叔正携妻子入杭省覲居無何三關有警乃奉母度浙江僑居會稽之柯山既而杭城克復母氏復返父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帥府縻于職守弗獲歸侍而仲素君子己亥歲丁大父憂自杭歸常燕之故里明年庚子叔正且自四明從君來溫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望各天一涯十餘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杭數月耳叔正每以不獲奉溫清進修髓為恨對人言之則歎歔太息乃取唐狄梁公望白雲思親舍故事俾洪元質畫其故鄉雲山之景及所居之室曰倚倚堂者以為圖題曰望雲而士大夫之相知者又為賦詩以述其志并寫于上叔正朝夕掛圖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友所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謦欬于父母之前可謂不忘其親而切于思慕者

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之遺體也
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常存而所以奉
父母之遺體者必將無所不至矣况虧其行以
辱其親乎予故為之題辭抑亦古人序詩之意
云爾

太史氏家譜序

自曰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
以字為氏遂以為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為姓
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源流益難別矣故有
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
同出于姚商殷宋孔之同出于子與夫周魯鄭
衛同出于姬之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
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為王馬姓
出趙馬服君奢而馬氏之後亦為馬劉姓出劉
累為堯之後而項伯婁敬賜姓曰劉劉聰亦自
姓為劉至元魏高禘後周隋唐以迄于今或賜
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
而末同者也是則族之廣者益清渾清而莫考

其實矣又况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往實緣攀
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敢盡心乎若太史者
其支派傳次譜雖弗完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
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子餘始見
載記其後顯者戰國有齊大夫敷三國時有建
昌言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揚州文學
叔明都尉初從江南文學居吳興傳至承事府
君基復還臨安承事之玄孫曰玄出其所著家
譜以示余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
餘年矣文學之後迄無聞人且世次之微文將
湮沒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
玄之用心亦可謂遠也矣夫盛衰消長理若循
環太史氏之微也久矣烏有微而弗著者異日
蕃衍盛大其必在玄之子孫乎

美陳國英修堰詩序

温之平陽濱海為州州之南為長港港之南有
田四萬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渠通朝夕
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稼宋嘉定中鄉人林

君居雅始為堰八十丈于津流入海之衝外障
海朝內蓄清流數鄉之人或賴其利元至正三
年堰壞屢修治弗克完農氏失業歲以薦饑越
五年岳侯伯仁來知是州將召民致其役州人
陳君國英素有好義名聞之奮然以為己任乃
率衆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勞之適時堰成
而尋復壞衆且縮手君獨勞心殫慮百計作治
至于不遑寐食不避風雨靡怠益勤竟獲僥功
舊規克復于是鄉之父老咸曰其自今歲且有
望吾無患饑矣陳君之惠其可忘哉而文士遂
相率為詩以稱道之予既美陳君之勞而嘉吾
鄉之蒙其利澤也故為序之而系以歌曰悠悠
巨海兮泮泮洪波山斷水交兮潮汐奈何溢于
川源兮甘泉為醴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
經始兮墮以沙土堰其要衝兮以防以禦爰得
清流兮溉我禾黍食我農兮實我庾歲既遠兮
決壞饑饉薦至兮為我農害思昔人兮誰復繼
維茲有土兮為我農惠沈土萬簣兮下石千艘

再發再成兮其役孔勞隱以金椎兮既完且牢
斷截龜鼈兮捍遏鯨蛟誰實為此兮利我農畝
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
吁嗟斯人兮惠我孔厚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終

者固多矣有譜而泛及乎遠者亦多矣族而無譜則不知其本始之所自忘其祖也有譜而泛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為吾之先誣其祖也為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為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有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族則在五季時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四百餘年入宋為鄉之望俗族舊譜有亡失于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修輯而無所考見乃廣詢諸族之故老及檢尋先世遺簡殘幅略得其宗派流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為陳氏之族譜焉失其名者則闕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實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及夫居閩之世蓋不忘其祖而亦不敢誣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推而至于睦其族在上者既立之宗以繼之又有不悌不睦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無有不相親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澆偽

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而驕勢利而爭甚而手足同氣猶相逝如途人而況于服之窮乎况于十數世之遠者乎為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世之薄乎此為所為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伯起著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為天文地理細而為制度名物微而為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于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交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完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瞪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有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

是編之有益于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
豈專為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
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
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而動不違乎時剛深于
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考唐虞三代之治而
以之修己治人則深于書者也若夫迷溺于文
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為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
之所望於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
道者不可不得乎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
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
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
字不周細而無字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
其理實具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
不以僻而求之也大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略
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
不達其意其于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

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章句釋其義理
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于世其辭詳以密其趣
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于受業私淑之
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
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愈
多而道愈幽使讀之書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
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
苦求于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
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平戾者折
而闡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于簡牘
名管窺抑可謂有功于朱子也已嗚呼而立異
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
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
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錄序

廟君仲明錄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
題曰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于世夫豈易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摘章摘句雖若異乎右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酬唱蓋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于人而流傳于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望于族蓋非一姓而顧氏尤為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者矣其質固有厚焉者矣其子貴乎文也言之不文其傳曰不遠此君子所以姓支派亦有繁行衆多焉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于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場屋者比肩駢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為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存一二于千百年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于一時者卒不免于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

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為首書中所論朋黨事
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庶頑立懦使讀之者
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為人此又顧君托始
垂訓之深意也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夔夔公為作
大字書而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為說言夫修
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右以朝夕觀省
焉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名而責其以成人
之道則為之字也得不得不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
而寓夫儆戒之意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
不惻然思有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
劍戶牖有銘蓋所以自警也今也耳朋友已之
稱字而目諸公訓告之辭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比之銘盤几席刀劍戶牖以自警者奚以異若
以朋友之稱字為尊乎已而銜諸公之文以誇
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吳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俗民俗之所以厚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為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服與親盡于是始相視如途之人歷世愈遠疎者益疎甚至於富而役貧貴而奴賤遂令同宗共祖之人而為慵奴後隸之屬其故何哉由圖譜之不明也是故族必有譜然後知夫派之別也而其源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忘貧則民于是乎不偷而俗且歸于厚矣然則族譜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別親疎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舉在于是其所繫顧不重歟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淪日趨于偽簪纓胄胤降為皂隸故家舊族有譜存焉者寡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貧若賤者為非其族而邈焉不之恤故故吾每觀人之俗譜未嘗不興感于斯也吳氏之先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于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登仕籍者若干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疎

遠弗遺後世子孫于吉凶合族之際考諸圖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意固君子之所尚也因為之序其端使覽吾文者或有儆焉則孝悌之心豈不油然而生乎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久則世遠世遠則親疎非譜以記之則同宗相視為途人曷知所自之本于一原哉晉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為次自高曾至孫五世而一遷蓋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以聞而知之廢不失于虛誣之誦也坊鄣徐氏一十七世孫士奇明蔡氏書肆進士業出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孫所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積慶累仁而致之也徐氏自天啟福間于闕之秦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居不一獨邑居繁衍登名桂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山下乳徐多青紫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一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贈送序

送林希顏歸永嘉序

余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顏氏
既又得何汝樵氏陳允心氏凡余在鄉井所與
為友者僅止此耳而余知讀書為文不自暴棄
而流于鄙俗者則希顏之助余者居多焉其後

余辭親戚去故舊而來遊于浙之西羈旅數歲
思向日之所相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
可得見也六年冬十有二月希顏來吳中忽過
余于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已俱
壯大侵尋入于長老之域矣余以學無成功行
不加進將欲廣遊道廓見聞蘄有所樹立是故
益浪江海日復日月復月歲復歲不自知其年
之邁也可勝歎哉希顏之來志亦且有所為而
以其愛親之故不欲契濶于溫清之奉也居無
何復轉而東歸余雖愛慕欲挽留之然于義烏
可得哉大凡士之學古道思以自別異于庸衆
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際至不可苟也
蓋出遊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蘊親賢士
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
篤于宗族親戚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
能兩全然則若何而可哉蓋亦較所輕重而行
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遊而
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為重孰為輕而

為出與處之計焉夫豈苟也哉今希顏之歸誠
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道途乍往乍返為勤亦
至矣吾獨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希顏之
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輿先生皆能學篤行
君子也若歸而朝夕侍焉而又窮究經籍尚論
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千里之外也即于
其行姑序以為別善于詩者歌以系之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為士大夫
淵藪朝廷耳目之司在焉其達官往往知禮遇
賢才拔引士類是故世之懷蓄知能思自奮者
不之京師則之金陵也永嘉吳君起元以壯歲
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
于時毅然去鄉邑沂浙江道毗陵方且適斯土
將以覽江山之勝發泄其胸中曳裾侯門蘄有
所樹立夫豈流俗落落可比耶起元伯父博文
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典教于常兄起東父
職教成均多為顯者所識使起元而無所挾也

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况其為人有如此
我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負若是而今中丞公
及諸僚屬又皆時之選汲汲求訪遺逸不暇吾
知起元之往果有所遇也已余與起元同里居
又同為客于其行而來徵言也故送之序而係
之詩曰白日照綠水蘭芷發馨香游子有遠行
采之以為糧手提太阿劍被服白玉襠豈無當
逢士致汝青雲傍

送高彥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為長官凡政事無大小必
聽決簿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謹呵唯意所
向得其人則一境安否則吾民受荼毒其為職
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以無錫知州轉知
高郵府高郵界長淮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
稱有魚稻之美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
仍民困于飢俗浸以渝姦盜滋熾其為理殆難
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蓋以公之能為也予
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率以官為生相與

語則曰某所沃壤可為也某所瘠土不可為也
民瘼利弊一置不問惡予所謂敬其事後其食
我夫國家設守令為民師帥崇其秩祿而責以
六事若利廟一已如吾民何吾知高公之不為
此也公嘗由象胥氏別歷中外往往有聲為無
錫三年民安之既秩滿而居是邦家無盈貲其
為人可知今之往吾又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
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禮接故咸樂公之美
而歌詩以餞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識黃文舉於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
大不羈為文若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
也前年春來勾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黃君之門
人也伯和為人大率如黃君而歌詩又似焉余
既與黃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抱負磊砢
為客幾十年未嘗一旦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恨
之歲五月揭而東歸過予言別予雖知伯和最
深然亦齟齬于世願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

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懷蓄利器出遊無所合
徃徃困心衡慮知自磨礪以求實乎內暨其老
于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與夫壯歲得
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相去何如哉今
伯和之不遇時惡知非天之欲福之耶予歸力
取聖賢書讀之與若師相教以古道自任勿以
外物戚戚攝于中則他日之所成心有大過人
者將于是乎在余志于此而未能余有愧于予
矣于其行知伯和者各為詩以餞予故引而序
之

送磨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寶磨為典客事其七
月歸吳乃辭于常徃來者皆歌詩以餞之予不
可無言也磨出天泉澤法師之門但法師賢也
來游于衍公之門衍公賢也二師之交游多四
方之士其士皆賢也磨于法師為嫡孫于衍公
為從游于四方之士日與交接則磨又賢也而
與為方外友予得無賢乎夫蓬生于麻而直曲

木生松柏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豈
非以剝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夫人之
與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卑以自牧者
雖愚尚可得而化而況于賢哉今以磨之賢而
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能遜志會衆善以充其
學其庸可冀乎昔宋有寶曆師以文行為蘇長
公所重至今人稱道之又惡知繼之者不在于
子也即勗之而已耳于其行故以此告

送曾子白員外序

天下賓興之士由鄉而貢之禮部者歲大比不
過三伯人其與禮部之選而升之天子之廷獲
奉天對校官爵者不滿三之一焉夫以區域之
廣億兆之衆越南燕北之所至日月出入之所
近所取之士若是其少也而一科之中有能灼
灼以事功顯著為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為
是則人才之難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
年左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
八人是科最號為得士其散于四方赫然有聲

譽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問之精深文章
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己之端恪未有若曾君
子白者焉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畧江南
慎簡僚屬以為之輔于是曾君以江西省左右
司員外郎為從事官越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
命自閩來溫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
之雅時方臥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際而處海
濱遐僻之鄉喜君子至于此也乃數數過其所
寓講明道理商榷古今暇則相從杖屨訪林谷
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每談及天下事未嘗不
慷慨太息而歎歎也大抵儒者之在今世得柄
恒輕而任責恒重方其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
夫成敗之幾可以有為而曾不得其柄言之于
人則見以為迂濶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內多故
紛擾勸勸其勢日趨于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
求儒者以為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以
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論議而少成事儒
者蓋不足與有為哉嗚呼士大夫之生于斯時

也其將卷而懷之即抑亦出而任其咎即曾君
蘊才得之美托設施之行且其籌策謀謨亦足
以成就勲業而共事者所見率多異同卒不得
伸君之志故知君者咸為君惜之雖然有猷有
為之士布列于顯位言聽而計從則能亨天運
之屯萃人心之渙今朝建方更張以復太平之
治如君之賢必見優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
學進忠讜于廟廊之上而下膏澤于寰宇之內
此則吾黨之所深望于君者矣君之還京師也
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為詩以餞之而高
為之序

送周尚文歸吳序

吳郡周尚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
友而愛之予向日遊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
今以兵戈道梗歸耕于鄉離群索之際而得以
尚文為故尤與之相親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
曰旦日將奉親以歸且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
也予既與尚文親厚于其行也惡得無惜予情

動于中必形于外又惡得無言乎夫士之所以
自重者由其有禮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禮存焉
耳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于廉耻者
不知擇其所從蕩然失已而不顧盡非迫于饑
寒則誘于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後日之悔
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尚文才質甚美而恭謹有
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固可尚
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親之暇其必勤于學而
勵于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禮之舉雖
細弗為也非義之得雖大弗居也夫如是則充
乎內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矣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

國朝歲漕東南之米数百万由海道以達京師
米之所出多仰吳郡數年以來寇盜梗化吳郡
之米不輸海漕之舟不發京師外饋軍旅內給
百官俸祿糧餉之絕上貽廟堂宵旰之憂江浙
行樞密院判官周君以省臺之命分鎮平陽綏
降討逆境邑以寧艱勤累歲克底成績乃謂京

師天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為重為臣子者豈容
以遐僻方外而弗究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問
多寡庶幾可以率先遠近守土之臣咸供饋餉
以成戡定之功乎由是裒諸境內得米若干石
載之巨艦浮海以漕爰命廟君仲華曰吾以職
守所縻不可以親往子其為我行哉仲華毅然
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趣裝戒程略不以家事為
意涉風波如履平陸真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
周君于是舉也忠愛不忘乎國廟君于是行也
義勞不圖其私使為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
盡其忠者乎為士者皆能如廟君其有不勇于
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尚而天之所佑者也
仲華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勤而寵賚之
韋布而往衣錦而歸其在茲役矣于是鄉之文
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以餞而陳高序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仕于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
化民善俗者唯學校之職為然凡郡縣皆有學

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弟子事郡守縣令治其
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成出守令而教之以詩
書禮樂使耻廉耻退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
由于師故有賢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為治不能
為善治縣學之師曰諭諭主教一縣則為職亦
重矣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
輕授而下以慢為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苟延
月日以希考選甚者至糜廩庾之委積而據其
贏以為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其勢然也間

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為教者不過循當世
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高
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銳于進取
出為國家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
聞舍本而趨末其于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
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興
矣同里劉君景玉以帥府檄為婺之金華教諭
景玉明經而富于學其智足以謀其強足以立
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

樊畫已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玉嘗抱
利器試于有司屢為其所抑今居茲職宜若有
不屑焉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以所
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玉往而知
勤焉俾教彰于一邑聲流于四方豈非予之
于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為哉夫庠序之
教世俗以為迂而有識者以為急頃者寇盜煽
業赤子化為蛇虺有司以文法治勿勝卒至用
兵戈彌難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
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于邪僻以犯
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于治化夫豈小補
哉景玉之行也士友餞者咸相率為詩予故言
教人之事為君贈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焉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焉凡民之理亂肥瘠
必由之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芻糧器械
之所需咸予民焉取具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
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輒迫乎有司有司或應

之稍緩則凌辱備至故州縣之官雖名剛介果毅不畏強禦者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其疾于民以紓己責日施筮楚于瘡痍膚體之上而嚴督其所出貪墨之輩又竝緣為奸則于是乎重困徃徃弱懦者流離強梗者反側令安靖之區凡吾赤子皆化為敵者良以此也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志之伸也不亦難矣乎雖然君子之為政未嘗無其方也苟設心于愛民民亦未嘗不受其惠

也師旅徵斂固不可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使之均平無所偏頗而又推惻隱之意以取之則民雖困而不吾怨寧竭其資力而禍變不生生可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乎州若縣者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為筭于興化莆田子文之從仕非無意于民者也而遠過時之多故則其難蓋十倍平寧之日矣不過盤根之錯節無以別利鈍之器子文可不盡其心乎我莆田為邑濱于南海雖不罹兵燹之患而供億之

繁夥蓋有不能免也當斯民困弊之餘而賦歛之必均撫摩之必至使之與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者之責歟子文之于為政固不待予言而知矣而予又以是告者憫夫世之居職者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淵泉序

江陰道士邵淵泉來永臺永嘉之大夫士凡與遊者皆稔其可與遊而淵泉之于人也不問賢

不賢與之遊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見淵泉旅邸視其貌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矣轂輻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已自如不拘拘于形骸之內而為世所桎梏者予甚異其為人然求其能則不可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道遠者耶或曰淵泉好修煉蓋明于內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後世為老氏學者祖述其語以為

煤形保生之說其法以吾身精氣為藥物用火
候煅煉養之謂之內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
其術蓋出神仙者流方氏所為非老子之道本
無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根柢恬澹寂寞
為門戶守雌抱一勿搖其精弗滑其神則自然
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澗泉學老子法亦嘗得其
要妙矣予如得其要妙尚可假于金丹修煉之
術為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
彭殤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反其真貴在乎
達生隨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
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子者求之于周斯
可矣澗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
亦有得于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今則業于
儒術既與澗泉不同道而澗泉之來求予言以
為歸鄉之贈者亟請而愈勤澗泉奚所慕于予
者哉予道不足以裕乎已予文不足以振乎人
澗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
予之言亦可以知澗泉矣

送族弟祥遊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庸衆中能自標異頗涉獵書史
于醫方星曆尤所精完向年為樂清陰陽教諭
治職之暇則從師問學與諸儒生講明經籍縣
尹杜君宗儒甚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辭論
議乃知所趨向識見文采皆非昔日比予深歎
美其質之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回
忽過予言曰祥之齒壯矣馳驟于鄉里膠擾于
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
為江東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所在其達官往
往能禮賢引薦士祥將遠茲土庶幾其有合乎
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拔
而致通顯者不可一二數也雖其無所抱負苟
有推挽之力猶且成就况以汝之多能哉然予
所見則有異于是固不容默默于汝也凡士之
求遇于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
而重于內也予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為人
之道乎為入之道其必由學為予將語汝以為

學之術乎為學之術力諸己而資諸人今汝之
往而遊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己乎是故人之
賢而有道者汝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而有
之虛而之志以求進其知初而言之言以求踐其
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毋悅于
紛華而易其守也毋習于便佞而蕩其氣也毋
口為禮度而心寔違之毋貌為恭莊而中則肆
焉聞人譽己必反而思曰吾果有美矣乎聞人
毀己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乎毋少得而
盈毋自怠而畫如如是則日求克于內而不暇
計乎其外內既克矣人不知吾不信也人吾知
矣不遇于時無有也故車之堅可以任重也而
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彀之
苟汝治車而堅矣為弓而良矣為往而不為人
所求不此之務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為事則非
予之所望于汝也祥尚勉之哉祥行至吳吳之
故人有問予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必有以發汝
矣

贈周元帥序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數夷大憝芟克逆宥脅從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攻守無數殘民以逞以至于失律亡師而殃及其身嗚呼為將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于茲矣吾觀大將之賢者千百人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也是故城邑之陷壤地之失人民之糜爛流離奸宄之縱橫滋熾皆由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將賢者非專善戰鬪之謂也宅心之不忠字民之不仁若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抑亦可謂賢將者歟君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而軍旅之事君寔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

賞罰布恩威馭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
民猶慈父之于子也不順命者俘而戮之有附
降者撫而育之二州之境寇以殄而人以寧君
之力居多由是省臺交上其功于朝自同知平
陽州事陞温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受茲
職寵以節鉞之榮重以闔外之寄功澤被于黎
庶而聲名達於遐邇豈非當今之賢將哉使世
之建將旂握兵符者皆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
戡定也久矣雖然平陽為州介在遐僻四隣皆
虎狼蛇虺之區而截然中處保障無虞用力倍
而成功難夫以君之果毅謀略若統率其師旅
以馳驅乎中原其勛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
吾又未嘗不為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圖
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內外之職而陝西
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佐成
中興之烈其獨于遐遠舉乎君其慎守忠貞之
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願君仲明君之懿戚也
來徵予言為君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而道

君之美以致其願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清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教
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倨權勢者
方驕肆得意甚仲彬布數為言不避去將敗未
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于術也後
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回會于真華玄館
仲彬為予言幸為當道者推舉授官東歸予且
知仲彬之有遇也今年之秋予來城中寓松臺
僧舍一日臥病招吳元龍診脉忽有看道士衣
冠者翼如而來逕入予室中揖予而坐予初不
識其何人恠而問之則曰吾固棄俗而為黃冠
矣始吾以術動公卿富貴可立致往來吳越之
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濱于死今吾觀世之
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吾母年老奉之隱居
因作養真道院于玉環山鳳林裏中之梅嶼將
以終吾身為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吾之
所賦于造物者既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吾于世

果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
而又知仲彬之異于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
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亦不失潤屋而肥
身舉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習以為常其不
能然者則衆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
于當世不顧人之笑已而甘為迂焉豈不甚可
駭歟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為至迂者仲
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為世之所笑以為迂
則與予同此予所以深喜仲彬也予聞玉環在
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為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
之不則果有三神山與否若玉環者豈即其地
也耶方悲世俗之迫阮願輕舉而遠遊他日子
或訪仲彬于海嶼之上而要安其美門以與之
接則亦將從子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叅預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于故
宋知臨江府平陽繆公因曾仲行來官平陽遂
俾求訪其子孫今至京師于是知府之曾孫應

龍航海以往鄉人皆以為榮蓋知生之必有過也予惟昔人于同年僚友舉主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為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尚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天下之人聞公斯舉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于生則不容無以告也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無其位而患所以立今生之齒方壯也志方銳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克進取有其階推挽有其人奚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觀其功業之盛文章之懿言論風旨之詳密而就學焉吾又聞成均之內人才所育生其往而游焉者碩之儒而尊而師之後秀之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于有位豈不于爾祖為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知于危公也為不忝而公之舉生也為無愧矣生尚勉之哉

送林子植入京序

國家用兵以伐強暴十有餘年矣後進師師凡俊秀之子弟其所業焉孫吳攻戰之書蘇張揣摩之策也以是馳騫乎當道急功利走權勢至于聖賢六藝之文乃以為不急於用而莫之習焉夫自道學不明于天下世之為學者已不能推完本源然而猶幸家諷人誦古聖之經講求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士由是而興起焉豈不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修己治人之方乎假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其心術猶知慎所趨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為先而習俗頹敗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失有自其化有機能幹其機斯可以見其失矣要在乎上之人舉措何如耳故夫俊秀之士有能不為習俗之所移吾則舉而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從風而化者乎今寇盜就戮文教復興所以正人心所以易風俗蓋維其時矣操時之柄者惡可不用心乎哉林子植自幼從其師讀聖賢

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俗尚萎靡之日而守之愈
確為之愈勤權謀之言未嘗入吾心也名法之
編未嘗經吾目也行輩之得志者群笑而叢議
之子植弗恤也故予美稱道其美以矯夫人為
今將往游于京師子植之為人非銜其能以求
售于人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知子植者哉
予固言之以為之先容使在上者知而舉之以
厲夫後進之為學者其于正人心而易風俗也
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言以自壯予語之
曰子亦嘗聞夫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于
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為釣斷蚓以為餌投竿洲
渚之中而鱖鯽鱖鯪日充于庖厨矣既而聞有
釣于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于此焉于是
乎以錐鐵為釣以鱮鮓為餌投竿于江湖之上
而鯖鱸鯉鯉日滿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于
溟渤者其所得之魚復有大于此焉于是乎懸

數尺之釣用全牂之餌投竿于萬頃之波而垂
綸于千萬丈之流掣吞舟之巨鱗引橫山之修
髯然後知夫昔日之釣其所得者微矣今子以
儒試吏于郡自漕府以至于宥府非釣于洲渚
而得魴鯽鰕鮪者乎由是而從事帥府舉貳大
邑非釣于江湖而得鯖鱸鯉者乎今茲之入
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見子之釣于
溟渤而巨鱗修髯惡乎可逃子之釣餌哉子往
矣吾且拭目望子之得魚而返矣然予亦烟波
之釣徒也泛不繫之扁舟垂無餌之直鉤釣于
寂寞之濱而求希有之魚于茲有年矣未始有
得也子之京師而問焉有能持竿從吾而釣者
吾斯與之為友矣

送樓學錄序

予嘗往來道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環縣
治者盤鬱美秀其溪自山中來經平地水清而
流緩意夫風氣所鍾生于其間必有文雅淳謹
之士前年樓君景辰來錄溫郡學與之接察其

辭氣信乎抱淳謹之質而文雅之懿者也不待
觀其行事固已稟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
學宮時四明楊君仲儒典教之初三衢程君思
齋為學正始土凡學之序一新景而辰與二君
周旋雅相得所以協力作興者其條理思齊為
予言景辰在職嘗復豪民所侵田及正土田之
籍使復其舊于學校為有功然後知古人行事
果有可觀者焉予方喜而稱誦之以為文學師
儒官皆賢者庠序之教其廢幾乎居無何景辰
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予則以為士之仕也
將以有為也居下位其勢不得專而不可以為
人才之屈焉者多矣如景辰者假令得可專之
勢其設施宜有出于人特以職之微而所建用
未若磊落耳今四方武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
急藩臬大臣往往起人于布衣而加之不次之
位智者獻其謀勇者効之力景辰自茲以往豈
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爵祿之顯榮聲實之流
布殆未易量也區區校官慙足文為景辰焉哉

于是皆相率為詩以餞其行而予為之序

送章氏二生遊國學序

朝廷稽古以建國學其師儒皆極天下選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強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極講明周旋揖遜必中規矩祭式獻酬必正儀式月考季試必嚴其程度屬辭尚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俊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遊志焉其出躋膺仕立勛業者往往而見蓋國家所以造育人材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游善少而知讀書為學遠且長矣處鄉里間苦于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墮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尚也矣然京師繁華之會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聯鑣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伎雜處逕巷覩侈靡之色則目眩于視矚曼衍之聲則耳熒于聽其中焉有弗搖者乎故成均之內雖

可以化質而成材而志之未堅定者亦易以喪
已况自大學之道廢而不修為教為學者記問
文詞之外無為焉學果為己乎聖賢之言人無
不口爾孰若勇泰之甘焉者哉術也善也其亦
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弗慕焉也縱而嬉遊
吾勿狎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
吾企焉內焉義理之求而外焉威儀之習夫如
是吾將見其質之化之速而才之成之易也爵
祿之至乎何有今夫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
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于居而學
墮于遊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于二生之行
也惡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一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
春秋釋奠有簋簋俎豆之實苟歲之所入無以
為出則庶事闕遺師生曠業而學校廢矣平陽
舊為縣贍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負厥

費倍昔而田弗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
三百二丁奉祭之羸教官祿且弗給是故訓導
之師恒虛其席而絃誦之聲未之嘗聞前後之
職教及守土者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為至
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為教授慨然以興起
學校為己任越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利
金孔洵行部閩廣取道于溫三月之吉適臨是
州乃蒞學宮度謁于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
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觀視罔不欣肅因覩學師
缺員生徒希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廩空乏
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實我國家盛典而勉
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于副元帥
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若不知有干戈焉者
予之保守撫綏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
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庠序之教使之
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為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
蓋以教民而田弗充于贍士教奚由興盍圖之
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

其入專為師弟子廩膳費而俾來徼記于余余
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子弟來游於是者將以漸
摩乎理義之訓涵泳道德之源少則習夫如洒
埽應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
之為士終之為聖賢其所以為教而學者闕大
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闕乎而凡師弟子
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為教之本與夫為學之
道乎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
有以孝親而悌長夫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
增田之功有補于學者豈小乎哉蓋非御史之
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
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
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于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為巢而
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于是
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居也詎庸
處危巢以取顛躓哉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

意其必避世俗離人群而與鶴鶴並棲于叢木之上也及往窺其居則為屋數楹深廣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恠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疑吾之名室乎夫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埏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容膝又有異乎鷦鷯之巢者哉然則吾之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焉惟白雲往來其間與吾同處同休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臥雲余我坐雲席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吾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吾之巢為小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地為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于天地之內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新于人惟雲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以我貧而獨與我親取之以自怡而人莫與爭吾將始終與雲棲于是巢之中澹

泊乎相安逍遙乎無為世有知我知我且以我
為有巢氏之民予于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
之言似有道者吾為子筆之遂書以為記巢之
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
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為鳳與鳳與
之野多山其最高大而特起者為許峰許氏世
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
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與許
峰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
乎其旁若虎蹲鳥厲壁立圭峙其近可按而撫
也乔木春榮松柏冬秀朝雲飛白夕陽凝紫奇
態殊狀旦暮萬變景物之勝咸萃于斯憑檻而
觀隱几而卧不待登高涉險而鳳與諸山舉在
乎目中矣大抵因勝槩于坵壑者多在寥閭之
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茅壑荒穢然後
築室而居自非遁世絕俗之士未有文久而不

厭者也冬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之族繁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貴游之士亦復數有至焉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誦書奕棋鳴琴寢處游息衍衍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逃虛空去豈不相去遠絕哉嗟夫碧山之幽與斯堂之美世之婦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擅而有之然前人之來胥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宏遠矣許氏其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年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蓋其清淑之氣又有以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教佐官府討賊有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于是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城東門之外一里為金鷄山山之陽為東禪報恩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閒曠雖負城郭無異迥野逆川順師來主是寺於兵燬之後重

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爍之墟煥燦金碧衆屋
既脩舊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隙地遂為休憩之
所其室三間中廣尋丈旁闢兩閣疎櫺密牖涼
燠咸宜又作小樓僅容卧榻及置几案面其前
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環其
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倚倚復垣其四
圍六垣為小門以出入內外迴隔市囂紛靡
接于耳目因名之曰水竹幽居云予嘗偕客過
俯池而翫則瑩潔可鑑倚檻而詠之則清標可
挹明月東出微風南來寒光隱映爽氣交襲脩
脩乎若脫塵理而遊虛空不知日之夕身之寓
也客謂予曰吾聞為佛氏教者道存冲寂心與
世冥而猶留意于物若是即予未有以應也乃
相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于物不若
以非物觀物而不物于物今夫湛然而澄徹者
水也挺然而涓淨者竹也水猶法性本空法身
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
寔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况于水乎况

于竹子又况于水竹之居乎于是賓主相視而
笑釋然玄契遂記于壁俾感者祛焉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
父則安厥居而忘其思矣故君子于此者必有
以寓其思于耳目之所接觸焉有感而情于是
乎生則雖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
將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于遷室之東偏為
軒焉扁曰遠山夫其蒼翠之色朝夕在望烟雲
吐吞松柏森列撩然于眉睫之間則山豈遠乎
哉蓋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舊居括山下列
楹峙乎崖石踈牖瞰乎深澗巖竹園卉茂樹清
泉可憇可翫君髫髻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
興于是終誦娛遊于是時序改陵谷變遷之昔
之棟宇今坵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
構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
沒四顧寥寂又無與為隣者乃舍其舊而宅于
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賓爰有所儒

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于栝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之負山而居者庸詎非遠乎嗟夫敦仁篤行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者雖遠千萬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今君之去故居無十里遙而不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為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然則君之居于是軒不惟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為衆所宗云故為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制田以井授由士而上祭皆有田然其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取附墓田以奉祀事蓋生者之于既死日忘子孫霜露之思弗保其久而不怠使有田焉則不惟可籍其

資于給用而歲時常祀田以存所以竭虔致
享豈不可繼于無窮哉福寧林君宗璧孝其親
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于
是乎圖所以為久遠計也乃謀于兄之子某合
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為祖禰春秋之享薦忘
日之獻祠且刻其數于石以示後人而求予文
以志夫報嚴祀禮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寔偷
而世人于奉祀之孝漫不以為事者蓋有之矣
或孝子慈孫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
老氏而立祠焉曾不思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
而况拓子虛空怪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
明而斯民蔽惑亦大可也已哀然則林氏祭田
田之舉誠今世之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其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為斯
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絀緼鬱積盤錯糾紛則凝
而為山流而為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

之秀者也凡天下山川之美東南居多層巒疊嶂清漪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樂則必為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為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以安坐遊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焉作樓以為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山水之秀也季彬過予淮南而徵文為記予未嘗至江以東若茲樓之勝固不可得而知然試以間于季彬者言之則琵琶歸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又迴環乎四向爭奇獻恠含輝呈媚陰晴異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冷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堞遺世紛若徜徉于物之表而忘其寢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旁觀邪睨應接不窮于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

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為老氏得澹泊以無為寂寞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棲居季彬之意無乃在于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

三代之世同黨相救同州相賑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怙于施予甚者至于骨肉同氣雖極凍餒瀕于死亡猶邈然不之恤而人亦恬不為恠于是而有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有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禮買田其鄉為義田幾若干頃歲籍其入以贖恤宗族隣里之貧者予有常数貸有常經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其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姑蘇迄今數百年

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
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與雖其規模有所不逮然
亦各其隨力之所至而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
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憫其宗族
恤其隣里則施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
厚民俗而有補于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
府辟教諭贛榆縣之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
稱于鄉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
子三友軒之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
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道經吾里先
人館焉一時遊從皆冠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
于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名其軒
親為之大書俾揭諸楣今先人歿而軒未有記
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觀以無忘先人美
而嗣志弗忘子其毋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友
而孟子之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蓋惟善人為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呼朋友道廢已久富貴者有所挾賤貧者有所冀上下之交非謠則瀆又人之常情喜腴而惡聞其過飾詐而靡尚夫誠以己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見擯于時而便辟善柔佞者恒為人所狎然則能取益友于今之世者可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而觀斯名思所以繼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磨以成其德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為法願不偉歟伯尹名堃其先人名某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友人命文伯為之求文以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間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一知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况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齋

抑自處于顏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為人也好
和而內專去華而務實故常自以為愚為人亦
從而愚之其知伯玉者則曰我伯玉豈真愚者
哉伯玉于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
于人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真愚哉
予于是而得如愚之說矣昔在太古群氓蚩蚩
叢龐倥偬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死于智巧乎何
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為澆漓于是乎有愚智
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于機變以相詐相欺
有不同于俗不合于世而淳質所文者則咸指
為愚焉甚矣世道之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彼為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于物而喪乎
己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甯武子
邦無道則愚吾夫子以為不可及若二子之所
謂愚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祿之
其為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
過伯愚坐如愚齋中相與論鴻濛混沌之初必
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取于物也必有豪華之
之士悞情于花卉清修之士造意于松竹是皆
其趣有所合非可強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
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
俗尚侈靡廊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詩名木蓄
奇石以奉燕遊資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
獨能不移于俗而所好出乎庸衆宗元居嘉禾
漢唐所處之地一闕之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
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小池累甃為垣
於垣之外叢植修竹碧幹離立綠葉茂敷陰映
凡席可愛可玩而其室之幽曩恍若在深林邃
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
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為幽宗元懷清修之志脫
豪華之志偃仰于是咏歌于是待賓客朋友于
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清以正其氣爽
以豁其發為詩也俊逸而深丈夫然後知行之
于幽居為最宜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

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今夫冬夏不變有貞
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者
抱道之器也直其外者卓行之表也故竹有類
乎君子比德焉宗元年壯而質美積學而懋行
吾見其德之成有日矣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宗
元尚思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為人臣止於敬樊遲問
仁孔子告以執事敬與人忠忠敬之道大矣哉
是故以之事君則盡臣道焉以之自治則盡人
道焉君子于忠敬不可斯須忘也斯須而不忠
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而不敬則怠傲之意起
矣忠也敬也其為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
天台曾侯名其屋室曰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
家子好禮知學問沈毅有謀自汝穎扇孽海內
用兵侯敬質鳩義旅保鄉聚至正戊戌從軍來
溫每有征伐未嘗不在行路柵溪守安固入橫

陽皆躬擐甲胄率先士卒卒以成功他師有異謀者使來誘侯侯曰吾惟知忠于國者是與遂發其姦夙夜在公小心慎密至於交際朋友必盡其情處事不苟而兢兢畏謹然則侯于事君與人之忠為臣執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堂以是名夫何忝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輿也基積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記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而存心焉則侯之德益傳于永久矣若夫景槩之勝廈屋之美泉石樹林之幽茂則固不待述也侯名高字伯嵩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溫城環十八里居者二萬家甍連棟接簇簇若蜂房只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為重屋以處層樓飛閣翼起相望于湫溢喧闐之中而有閑靜幽雅之趣吏胥叫囂隳突稍遠于耳目可以舒懷抱集賓友游焉而文藝樂焉而絃歌則非特凭高眺遠而已姜錡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

卷道且近市為閣堂屋之上名曰清芬蓋其先祖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為間者五衡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奕棋暢詠相樂以窮昕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君仲升章君任堯彭君庭堅皆嘗游憇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黃巖高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舍焉予每過高君必登閣而坐鼎周及其子觀輒款留講論古今觀年弱冠善執子弟禮且好文學鼎周能繼處士志而觀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游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于斯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為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可誦也觀來請記故書之以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青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
事于屋傍蒔竹蔚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
雪軒其後僑居永嘉窗戶之外有竹數竿故名
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于郡庠之寓
在全文閣後齋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
復署焉環視其傍則頽然荒址猗猗之枝青青
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為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
謂君曰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
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實之賓
也今居之居未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
已迂乎君笑曰予知吾室之名未知吾之所以
名也自吾去其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
吾每念祖宗之工壘與先人之敝廬間居燕坐
其心常往來于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
至于瞑目而寐則其身忽處于故鄉之屋而竹
尚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人哦詩誦書其下如
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

居亦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而在此乎
為是而名吾室惡可謂無其實哉予因悟曰我
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于無
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為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顒氏名其樓曰聽鶴始予聞
之意夫鶴之為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
其聲清厲故喜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于知
時子顒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于是也
既而徵予為記乃得以質其故焉予顒曰易不
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子繫傳則以言
行為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迹而
見乎遠吾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吾每
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予
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
有得于易者矣夫易之為道至廣至大至精至
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地間唯萬物萬
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

必觀其象而省諸躬故天行之健也我則以自強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觀山澤之損而以之懲忿窒慾觀風雷之益而以之遷善改過易之為象變化不盡而反之于身無非道之所在也然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觀鶴鳴子和之象知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間于幽遠也則必致察于言行之間焉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言行動于跬步之內而應于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惟恐其有失口于人而失足于人也寡尤寡悔其機豈在外哉非深于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顯可謂善學而深有得于易者矣雖然子顯之于言行豈獨聞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蓋將無時而不謹雖閒居獨處寂然閑然之際而所以自警者必常若鶴鳴之在乎耳矣予齒少長而言不知訥行不加修方將從子于聽鶴之樓相與論義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粵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宮徧乎海宇而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背負山林麓邃幽是宜仙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舍其居立淨土院唐中廢為白馬祠咸通間辨才大師慧筏以禪定之力咸通避去復建焉屢更賜額令之報恩光孝則安紹興十七年所賜也舊有大藏經刻留布真鉢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于斯遊觀吟詠遂為閩之望刹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由江浙被命來鎮閩省島夷據城以拒火厥寺公召兵討平之異日言及寺之燬也喟曰寺燦靡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詣溫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性圓辨禪師智順為之主而屬以興作焉先是禪師嘗造浮圖于淨江山公道溫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拂穢草除燼土購財僦工千指奔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側實世鑑復鳩資以佐

其費肇是于癸卯之五月越明年冬告成覺堂
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
像設成備庀備有舍儻功之亟觀者咨駭既乃
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惟釋氏之道以色相為
虛幻是故古之桑門赤木食林上巖棲唯完
觀夫空寂初莫有慕于外乎至于後世徒衆寔
繁叢林日廣于是乎崇屋大廈而不以為侈施
彰五彩而不以為華其或庠棧簡陋則為之徒
者且不能一日群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
廢之功不免于壯麗者豈獨以歌動流俗而夸
耀乎人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住坐臥于中而
修焉證焉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
之日歲累物墮而茲寺之構暮月以完炫金碧
于瓦礫之墟而幻寶刹于劫灰之後何其盛歟
向非禪師願力宏深規猷有素孰能成之若是
之易而藩大臣為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蓋謂之
西方像教威靈赫奕必能贊延丕祚而陰騭黎
元非但植福田利益于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鉄

闕樞得其宗要辨說無碍距辨才之世凡七十
一傳方將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締造經畫乃出
緒餘其道蓋不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
甲子記

竹西樓記

溫之平陽有地曰矣亭在大海之濱東臨海西
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
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麓而入峰巒迴
抱不復見海其中得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
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
明教浮圖之宇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隣
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
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詠膜拜潛光院東偏石
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
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
檜檜柏有泉石烟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蓋
竹之高標清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
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弼

咸賦詩以歌詠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
言而知矣石心修為之暇游息于是山雨初霽
冷風微來如挹琅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而又
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備備然若
遊于造物之表而不知人世之為人世也石心
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
尚故能不汨于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
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歟若其孤介之質
清修之操真可以無愧于竹哉樓建于某年石
心之師曰德山實經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十
一年七月望記

木石居記

居必以群群必以類群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
其類者不可與之群而况與之居乎人之于人
類也禽獸草木之于人非類也麟也鳳也龜龍
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群而居則未始可者
也會稽生予之同姓而氏曰胡者乃號于衆曰
吾之所與居者木石也衆矍然異之曰胡子首

圓足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
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
胡為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思之胡子之
意盖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
擊搏觸齧弱肉強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淳
化澆漓朴變虛偽狙狡詭詐內藏坑穽貌人心
禽若是乎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群類難與
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與石
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于吾心者焉今夫木
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材足以備器用充棟梁
而其高至于百尋上干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
之直者有過于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
盤然徑尺之璧希世之寶或韞于其中水之而
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闕然則物之剛者
有過于石者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
性既直且剛固于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
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之剛也而函
至寶焉胡子負材而懷寶方將出為世用又豈

終于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為
知言既名其室遂請予記之胡子者溫其名遵
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實
並蒂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
而稍加大為端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
為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
史孔洵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
浙省都事林彬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翁
仁德元合湖沙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
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
榴示客客傳觀之咸嗟歎稱賞曰此瑞榴也不
可以無述伯恭乃請客賦詩而屬高為記予謂
祥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召有開必先吉凶
善惡各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
者也維茲和氣薰蒸達于厚地發于植物積善
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為物也內蘊精華

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其數五者五為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為賢非子孫賢哲之象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于此九莖之芝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載于簡冊世所罕見茲榴之瑞可與並紀曰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伯恭以文魁江浙登進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掾除福建省管勾令為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弟常為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樞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確以茂才舉為文學官華萼相輝喬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問學才藝衆所共推而心甚坦夷于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有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符瑞之應不有其徵而可信者哉伯恭名溫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

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鄉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予乃游目環視見夫川源平行峰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北瞻青華墨城之聳西覽雁岩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觀日月之所出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焉凡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數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睫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試為子中言之子中當試為吾聽今夫人之有日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明所見之遠近實繫乎所處之高下焉故登而望高則雖千里見者遠身之所處者卑則目之及者近理固然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于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弗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子之明也必燭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謂乎子中必居暇日俯仰于斯樓之上而加修省于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為益也大矣夫豈徒

曰居高明遠眺望而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
吾請終身用之弗忘於是書之以為記

農樂堂記

清和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為予
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
近舍園畝樹桑以蠶植麻以績而衣有餘之布
嘉蔬異果時食其新蓄雞豚以供饕餮吾春秋
課耕藝督斂獲徜徉于隴畝畦圃間與與如也
穡事既已租稅畢輸則為酒醴具甘旨以朝夕
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焉
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吾居敢請子言記
之夫當天下治平之日而耕田鑿井以食以衣
榮辱不得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憂
患者皆無與於己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
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
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愁終日以奔趨
而于畝畝稼穡之事則以為大勞而莫之為也
夫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隨

以鞭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即
今文瑞不樂於彼而樂于此誠可謂得其樂者
矣雖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
于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剝削其材而使
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已
自非為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使天下
之農皆得其所樂哉吾故重有感焉於是乎書
以為記

蒙齋記

予友李黼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來求
言記之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
之初混沌未開空洞顛冥昧昧蠢蠢而莫知其
所為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于蒙而
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
不具於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
其未發之蒙純一無偽外物之未取情欲之未
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
至於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實而

輝光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
養而不以其正亦於蒙而已矣是之之謂自棄
雖然欲養蒙以入聖曷觀易之象而求之于山
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
為物流下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
放乎四海夫孰能遏之是故君子觀泉之出未
有所適也則務學以寂其本觀水之勢必行而
不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
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讀聖人之書求古聖賢之
用心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必遷聞義必
徙不為通塞易標以果其行夫如是則於作聖
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
焉於是書以為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常言之也然求其
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有為一事善
則報于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之于人曰又
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于天不見知于人

則怠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之為矣自非
篤信之士惡乎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
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黃俞扁之術君畜藥
于家有疾告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趨之貧
乏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
子為善不惟其身善而必有利益于人吾既不
用于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
者事也吾從事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
之積乎于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
物者之于人固未嘗屑屑於應感然亦未有久
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由
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
覆篲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
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
况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知
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為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
以襲行君之善則為天之所佑助豈不益綿遠
而弗替乎哉予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

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匯者為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遊覽者曰鎮嶼曰明山曰龍門山鎮嶼正當海口捍潮汐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龍井之北有立石高可三文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窗櫺狀俗呼石櫺窗明山上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破脅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為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曲折有松瀨泉泉甘冽以煮茗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焉僦屋數間日洒掃具圖畫琴書蓄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

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
凡八俾詩人歌詠之好事者以彥名故率多來
遊由是梅灣之名遠傳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
以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
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亦待
人而然耶彥名尚志節問學才器出于人遠甚
沉冥善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真長往而
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汙棄家遁逃來
從彥名居數日盡得梅灣小隱之趣蓋非遁世
而離俗者初未易以語此也彥名求予記之遂
為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為教也立學于國序于術庠于黨而家則
有塾師儒之職官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
甚貧之民故人生於其世者無貴賤皆得以學
而其教人之法自洒埽應對進退以至于修己
治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之興
而風俗美降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

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于是子惟富
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
有俊秀之質亦終于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
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于壺山之下而宅
焉乃謀諸從子闢塾于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
之子侄而教之幣帛饗膳之費咸出於己趙氏
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
君新實主之絃誦之聲揖遜之容習辨之習濟
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傳焉收
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
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
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
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于是者循小大之
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利
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
負爾父兄教迪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
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贛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氏名固舊志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提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丕闡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為江東聖濟顯仁元慶忠烈感應靈惠王令所在有祠而江東西尤盛向吳孟君拭總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于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是君陷于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遁去潛謁神卜之而吉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于溫因誓為立廟及莅茲邑敷政布條獎革奸屏民既順令乃致力於神暨尹李光相廢攸址爰陟茲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筭之徵以定其居蓋贛之廟中故有石筭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祥若有字契于是鳩資工儻締構壑墜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循山麓見石罅流沫如縷命去穢壤斧石而治之甘泉溢出奇長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惠泉君曰諾茲殆清漲之埒歟清漲者自贛抵萬安灘磧之險十有八舟遇旱

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輸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曰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祥咸曰休哉災沴必禳牲醴日至靈既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乎民用益敬高嘗往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岡巒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躍而止于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之而神之于茲爰宅其英靈肝響必將禦災捍患福於吾民者無有窮已別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僉來徵辭以刻諸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維古有神于巔開績越羸而劉明祀於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封錫代加袞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裡勿替昭垂令式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新昔君在昇矢死靡屈陰騭爾忠忱禱無拂履虎勿啞伊誰之庥立祠報既正直是求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安靈有嚴厥廟基作石筍之北神則定之清漲之流泉復應之基核我瘥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醪食

父老有言君瞞我詆俾神我福我詆以寧神惠
于民神佑于國天子萬年景貺無斁

坦庵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弗險巖也至坦明而
靡幽昧也苟有險巖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
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星辰風霆雨露
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土石草木
百物地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
婦皆得而知之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
之書有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此豈君
子之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
知自治其心而習於詐謀功利之謀於是乎游
心于至險至幽之域若將使鬼神不能闢其奧
者然後貌深情雖曰難知而誠中形外卒莫能
揜不足欺人而適已勞已究其所由蓋非人之
本心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
子坦蕩蕩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天台某君祥
卿名其居室曰坦庵蓋有慕於聖人之言而取

以自為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於時歷宰
樂清永嘉二邑其為政也不煩苛徼倖故能獲
乎上而近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贊善陳
君穎達為作飛白書俾揭諸楣予故為之記既
以廣祥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溫之樂清東南為巨海有山曰玉環在鉅海中
島嶼縈紆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
者凡數千家有佛氏宮八所而靈山壽聖寺為
之冠其寺背負大峰若展屏障左右之峰隆起
翼兩旁對峙翔伏而迴抱其前處宇內者視不
見外自外望之隱莫之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為
最寺始建于咸通間初桑門爽公者芟屏菑翳
結茆居崦西日課妙法蓮華經朝夕鳴鐘磬聲
殷嵌谷里人異焉迹聲所殷地創蘭若迎爽居
之聞于朝朝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梁之
典故錫今額其徒曰誠公曰竟公堤海為田衆
由是乃聚而處業用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更

唐及宋以迄于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真
公之振發皆有功于寺者也至治壬戌燬于災
金碧之區悉化灰燼僧一濂惠宜咨詢其衆曰
事不為無成成不成在為之力與不力耳吾屬
勉無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矣患無成哉
僉以為然而善來者遂以營構為己任銖累其
衣鉢之資得千七百餘緡倡立佛殿及嚴像設
又粥地伯五十畝有奇為寺之經用至順午庚
一濂成三門西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
演法之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淮成于至正乙
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于至正庚子而多寶法
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壽
賢惠超或贊之資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
廬庖沼衆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覺宇綿聯丹
艸炫耀輝映林壑舊觀復還而加壯麗昕鏞昏
鼓法音梵呗寒暑勿替隱若大方殊勝叢林鳴
呼近年以來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
浙闔括提巨剝隳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

寺乃能恢廓墜緒非獨其地之斗絕幽巖塵俗
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
繼孰能兢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
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
繼今者廟前人經畫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宏大
之則廢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于是安
食于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滅寂無生之學以
毋忝爾大雄氏之教乎明釋請記廟末以示來
者故為之書寺僧思寧來奉正宗惠然永亭祖
璘文琮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寺尚能紹續厥
志云

遊羅源縣蓮花山記畧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
多清泉怪石子道經邑闕省左司郎中葛君理
問王君要與同遊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
鑑池泉自池中出石龍噴注池內其聲冷冷然
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
雄偉出寺旁石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連山

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室厯厯在目自亭轉行
至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鐘潭其前有方池
池之畔為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見補
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音
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高廣四
五丈許勢如虎踞龍蟠狀泉水自巖罅涓涓流
出如縷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鐘方池
其源皆出于此龍虎之山有筆硯峰二石相並
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平筆硯之間有
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游者多在
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窈峻拔
雖有心目之適然其為勞也亦至矣茲山去縣
治不過一里無躋攀登陟之疲而泉石幽雅賞
玩不厭亦可謂竒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
良仲溫永喜陳高子上靈武王翰用文沛郡朱
希文仲紉東萊太史玄子玄安鐘元子初至正
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記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終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秦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
患手足攣不能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
者頗厭倦秦尚幼乃戚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
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

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為之受矢起臥必親
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膳皆其所供且凡
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輒楚痛增劇則終
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為者終未嘗見厭怠色
或勞苦之則曰親吾天也不幸至是吾為子義
當供養何勞之為兄後取嫂嫂難于事姑乃謀
析居而秦遂及其婿留母家以養母焉至順間
歲薦飢秦夜作傭織絀給食至剪髮鬻之以贍
足秦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
某人戴某親有疾刀胸療得瘥一日俟家人出
即引刀刀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瘡沈氏今
年且七十疾如故秦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
謹不衰秦少時父以里人宋氏子以養為贅子
婿已而羸病或謂秦曰宋氏子疾勿良弗可托
終身宜未及婚別圖配無貽後悔秦曰吾父母
為我擇偶志在宋氏父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
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
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眠外姑如母論曰竭力

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與于行有能
孝于其親則以竒特異常而共稱述之者然所
聞于今世者又絕跡何哉若胡氏之三十年艱
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
而一庸女子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為是
哉然世之列女子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勉強
感奮于一時至于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
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可大為予言其事
甚詳且性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錄之為世勸
焉

王伯顏傳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性惆儻好義既冠
入京師駙馬荆王一見竒之與議疑事剖決無
疑滯浹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為知印
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
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為立生祠至正九年朝
廷選守令用土官薦為福寧州尹政教大行民
愛而敬之十二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副使將行

會隣境賊起勢熾頗張州民群烏擁馬拜且曰
公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我方令盜賊蠶起公
去吾誰民將賴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乞留伯
顏伯顏復留其年秋賊自邵武間道迫福寧伯
顏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為守備又遣吏諭鄉
民令各自為守十一月庚辰賊至青皎屯楊梅
嶺伯顏與中子相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
益衆復進民兵僅千餘人伯顏乃還守州治壬
午賊衆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
伯顏獨身奮以死自誓俄中流矢馬墜地為賊
所執賊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珍欲相屈遂
尹此州伯顏厲聲叱曰我朝廷守臣義當殺賊
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其跪伯顏曰此膝豈跪
賊耶賊愈益怒令左右毆之伯顏曰我為人臣
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噴賊首而罵曰反賊殺
何即殺我既我何也會賊執達魯花赤向都刺
至詰之曰汝何敢起兵拒我向撤都刺恐懼不
能對伯顏曰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

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
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年
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稚皆慟
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之相曰汝國
之逆賊又殺吾父義不戴天我忠臣子詎能從
賊耶又殺之相妻潘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
從執獻賊首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
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群盜之
起首讐河南延蔓于江淮閩浙將帥守臣敗死
降死逋竄者不可勝數而死節之士蓋所見焉
若御史張柏江州守李輔固可稱述而伯顏之
死其節亦偉傳所稱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
耶至其為父死婦為夫死忠孝貞烈萃于一門
尤是尚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人何君岳過處
士彭公所公時年七十六矣筋力堅強衣巾楚

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孫行酒饋食而公生對客款接殷勤甚予出謂何君曰耆長者羞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見公平日為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歿予聞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復不可見矣人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為請嗚呼其尚德而辭哉公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宏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為季聰敏通豁遇事勇重然諾負幹濟才不出求用於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孩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子均養齊愛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子一人公析貲產為五略無纖毫偏私厚薄人以為難鄉黨宗姻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訓長稚敦睦毋敢有間言嘗遇歲飢設粥食餓者隣里之不能自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

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
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
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瑛甫
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
文定次文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其
鄉梅與之原予聞天之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
之後其將大乎銘曰
箕行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
之躬實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
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光友于其兄以及
孤幼化行于家睦焉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
羸羸于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歿臧其宅梅山
之原幽幽松柏松柏幽幽淑氣萃焉式祐爾後
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于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于至
正二十二年九月乙巳其孤德來請銘賜于同
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謹為之銘君諱

成字叔實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濫大父如博
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折以
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系曰

章之裔繇浦城練氏功活我祇施奕葉彌昌榮
郇國奮業以弘逮伯歸仕永寧居白沙後以興
世傳十處士生性克敏識斯明抱材器嗜史經
孝于親友第兄弟齒方壯暮簪纓遠周覽北如京
浩然歸爵宴縈駕為義聞斯行奉惟約家則羸
周人急衆所稱歲壬辰盜以梅氛日張誅弗勝
君感憤疾乃嬰壽七袞踰三齡天下憇溢以傾
維處士載德馨負耿介韜光英志則鬱善可程
身弗專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墓蔣嶺祔先塋
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銑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闢之秦川人始
祖諱贊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溫之平陽坊郭
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其曾孫德一一
日請于予曰吾曾孫學士公既葬雖久而乏所

誌蓋以吾祖與父皆歷薄宦適丁世變而不暇
及今幸叨遇隆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
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公祖諱旻高州
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
天資聰敏度量宏達儒言經旨夙有聞知既而
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
失矩度上甚禮遇焉而公未嘗少有懈志嘗謂
人曰士君子積書務在明體適用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方寸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

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
皆以古君子亦不是故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
白之庶幾前人之德無所遺矣吁讀書而明聖
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鑿坡張煌國
命一出于上之寔意而不媚浮辭其何負于平
昔之學者歟公生于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
日卒于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六十有
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薛家堂之原夫
人朱氏子男四長公瓘四川帥幹次公璣州前

稅務大使四公球醫學提管孫男十四參翁衢
州稅務大使曾孫二十三曰山壽處州稅務大
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為之
銘銘曰

光嶽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其學
伊何維孔是師其道伊何維周是期操翰鑿坡
蛟騰鳳儀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
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潛輝

痊殤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
歲三月廿三日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
月十六日日既出而死生于慶元之慈溪故名
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挈家附海舟還鄉里歷
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頭角岐然聰慧而
厚重與群兒嬉彼則競為挑撻獨凝坐不動容
至輒迎揖入索茶酒舒舒徐徐見者咸謂陳氏
有後子亦冀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
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于後夜寢苦次亦

來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夭死死之日歛
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實平陽之舟金鄉咸通
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為其然殤乎果夭即黃
者果壽即夭也壽也同歸于盡而已又何足悲
乎骨肉復于土塊氣散何之也生為父子死竟
何為也

愚翁墓誌銘

溫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廟氏世居焉其先
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後蕃衍
在宋時拔科第致通顯者前後相接又多以儒
名文學為鄉之冠紹興初錢塘主簿因潭州監
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君
貽書讓蕭侍郎振不當附檜辭氣激烈寶慶間
主簿之從孫任知橫州從曾孫翼夫通判隆慶
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橫州之從弟諱大齋學優
而仕不偶生于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為碩儒生
四子俱有聲場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邁

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適宋草木文運未興齋
志以歿有詩萬餘篇曰小慙集尤上駢麗語多
為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為詩文亦清
清麗伯仲間聲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
先生次子後是為處士諱某字某為人質直不
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居屋傍
栽竹數百竿每與賓客奕碁飲酒其下醉則陶
然若有所得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為友竹云
年若干以疾終于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勛業
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莫我若也已
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
歿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
世標温州路永嘉尉女一人適曾瑾孫男二人
人某某處士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
于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
某日葬于鳳林鄉鳳輿之原世標來以銘為請
嗚呼處士生簪纓士族浮沉于世不為聲利逐
逐死而託其迹于愚豈真愚也哉要之所以為

賢乎銘曰

與竹為友清可則也以愚自名晦其迹也嗟乎
處士類以德也鳳林之址爰安宅也有考吾銘
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于至正二
十年十月庚戌茶毗于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
午遂以是日莖其舍利若骨于寺之東偏而塔
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逆順川公之狀
來請曰凡葵浮圖以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
而昭勸後學若吾師之超詣功勤多可紀者敢
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姓周氏諱慧定
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禪師生于前至元
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
三十有九年度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
而為大慧慧七傳而為禪師禪師師鐵舟海海
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果沂流尋源
其有由來也遠矣禪師儒家于世為宦族以其

顯于釋也故略而不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幽昧
絲智劣海也追宗騁軌轍有美厥嗣定維哲寶
珠無類鑑罔闕生而有異死昭晰誕登彼岸證
寂滅窮原本始自前烈曰岐曰慧派匪別後來
繼者儼以法欲求其真視茲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婿郡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
子惟生一女妻炳及死炳為其元葬亭又為
築廬墓側以奉歲時祭祠炳懼其後世一旦隳
壞則死者目不瞑于地下弗為銘以貽後將無
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惟俾姓名傳
亦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
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
某年及笄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
年月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潛林茂而腴藏也有穴祭也有廬是為
倪母之墓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宰清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公諱公顯先生為人警敏祥密清慎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為文尤長于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歛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彛延為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熏陶甚衆凡四方之來游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十年又寇盜竊發杞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携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臆其首嘗知我必且浼已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者果

至己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首款門求見先生
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有過授爵矣何拒
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寧可以污我
我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十六年春
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顏不華分司至溫復請
先生師郡學先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
歸家堅臥不出衣寬衣岸幘中獨行孤坐徜徉
自適絕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
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為學而篤于自
信所守確然不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
于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
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
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應接賓友終
日言笑怡怡如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
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其守至老愈堅嘗謂人
曰吾幸處世為人使明日所為或有愧于心不
若今日之死之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為
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藁若干藏

于家先生生于至元己丑九月卒于至正戊戌
二月享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
生三男果異集蚤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
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槩以求銘於當世立言
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三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銘

三復齋銘 并序

高君名其子尚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旨乎南
容三復曰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尚也
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
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為之銘以告銘曰

不繫舟漁集

卷十四

一

言之易矣踐之孔艱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實之匪存言之肆矣衆之所忽嗟言之玷磨之實難謹言善行入德之門

樓雲精舍銘

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于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于墓左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曰樓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蓋西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輒轉故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而居焉者豈徒愛吹臺之雲乎哉蓋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必思所以顯其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反諸己焉而已耳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觀省而加勉焉銘曰

吹臺之山衆阜所宗維崗崔嵬其雲溶溶此麓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草木沃若有斧者封

子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陳母有子孝思
弗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憩爰誦我詩爰讀我書
敬親遺體永夫弗渝翳使嘉樹曰松與價秀色
于宵雲蔭其下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
廣學以成嗟陳氏子旦夕兢惕式顯其親令聞
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
也永嘉陳高為銘曰

翳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雨禦燥
寒後日以侈土木繫世之愚狗奢欲乃高其廬
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則寧維茲
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溢爰笑語載寢興吉
祥萃止和旦平牀斯腴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
宅

世學世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陳高
敬為之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于家君子之澤澤綿
不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
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孫子蘊文而發芳遠
而彰迨禮部公碩大旦減曰匪于能教由祖考
世世績承學以為寶其學惟何讀書念茲伊尹
吾志願孟吾師學而不世奕葉則殞孰克象賢
弗替而引我繼我述無媿在茲嗟爾後嗣其敢
有違弓冶之良箕求其繼矧茲學業無念先世
藏修有室刻銘于楹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軒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軒為之銘曰
良木之產榧梓松柏為屋為器中於繩墨擁腫
拳曲伊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道隅彼材所堪
斧斤爰伐用資于人而已則折維茲不材故以
散名匠石弗顧乃全其生不適于用不嬰于害
無用之用其用為大吾觀于物道其在茲人不
用我我且奚虧智巧辨慧剗勇利提其資其能
鮮不隨跲支離偃蹇踈愚顛蒙為世所器悔吝

奚從犧牛文采不如泥滓龜靈錯灼曷若曳尾
有鄭樗以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篋茲
一室說名散木蒙莊是師誰其桎梏以散見廢
庶終天年與造物游無為自然

聽雪齋銘 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為言若于此
而齋戒也四明應成立以聽雪名齋戒之義惡
乎在蓋澹泊之安者遠華靡之習雅素之尚者
絕滛侈之妍况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者
有凍餒無聊之憂而富貴者惟宴酣歌舞之樂
於斯時也燕坐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為事
非安澹泊而尚雅素者不能也以此而致其齋
戒予以養心予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
為之銘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聽溺于淫中失其正然竹
之韻舉世所耽耽厭喧嘩寂寞是甘霰雪之聲
匪宮匪商孰知聽其而廢笙簧惟彼好修弗恣
于度愛嗜有幽受葆冲素冥心端坐靜而聽之

儼兮若思澹乎無為有如聞韶乃忘肉味心齋
之要庶其在是儆戒有道人鮮克知我作斯銘
以闡其徵

休休室銘

并序

溫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
事于其子謝絕世芬于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
東西為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休休室來徵予
銘乎問其休休之設元方人之生也寓形宇宙
間視光景之迅逝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後
後未至於死則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
豐其祿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知休也既富矣
而復思畜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
賤不安分而至慕乎貴及坂坂於形勢之途則
賤者不能休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遂遂
於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長
長而老老而死而莫休者焉吾觀古人之達者
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遙乎無為
中心誠有慕焉吾故休息于茲以終吾暮齒或

有以世事相及者則應之以休休而已於戚元
芳之志亦足尚也戒人愛其言有可以警乎世
者故為之銘曰

宵藐堪輿有生蠢蠢百歲駒隙倏忽而盡情蕩
慾肆心役于形徇物展轉形亦靡寧攘攘熙熙
蠅營狗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貴富賤貧鮮不
有求就知止足未耄而休曰休斯休有劉芳氏
曠焉遠觀邈矣高趾于利勿休于爵弗縻珠璧
沙石軒冕塗泥莊周我斯向平我友盤桓一室
于世奚取寒螿蟄穴宵禽息巢休休無營永逸
弗勞

虛白室銘 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
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
構乎曰虛曰白人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
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
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靜極而明
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於此則其于道

也幾希銘曰

空之虛孰室我廬室之白木昏以墨白以虛生
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吾之
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是其
好古而尚志者即懷瑾握瑜而將為用於世者
即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辨寶而求益美而不
銜大是之謂焦祭

天宇贊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
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為大而孰為細耶
以吾心觀之則天之于人其猶囿于匡廓之
間也李存子既為之說矣陳高復推其意而贊
之曰蒼蒼然其窅冥者夫孰廓而闕耶眇眇乎
而有生者伊孰結其形耶恍兮惚兮孰小而大
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

之中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懼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當喜聞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武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以進修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成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豈遠而學焉可至自明而誠於茲從事曰惟明誠先哲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曷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知曷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克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途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構就獄豈能與經斷小人
交口辨訟屈膝引對于寃夫之前且宣身為臺
臣義不受辱即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實
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寇陷金陵憲臺臣重
入賊中受偽爵者徃徃有之或不幸死率為亂
兵所斃鮮聞有伏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
憲公以中丞言事被誣構尚不肯就獄吏對詞
慷慨引決視死如歸况肯偷生苟免夫身于賊
即嗚呼死生之于人大矣非剗毅明決孰能舍
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為臺臣屈膝辨訟為耻
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為羞人心之相遠
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文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秦檜當國勢敵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
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
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

百字使樽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勿顧豈
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
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
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為侍從同里
人比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
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
諒君子者勇于義忠于國直于朋友此皆人之
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
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得施也書
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
惡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
暨今姦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姦臣執柄
于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
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
後如王荆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反為相欲新
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義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
用同己之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嗚呼主
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

為世戒既不見見錄幸其五世孫仲明能表章
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又將刻之石庶幾有
以垂不朽焉仲明亦可謂賢孫也已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片紙遺幅人爭寶
之而流落在人間者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
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比後蓋不易得
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得意之書尤可寶
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富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絕
聞見錄亦載鄭公為樞密相恠魏公不聞報徹
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
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
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手書也首云
向捧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意勤懇
出于至誠且曰終為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
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絕者

豈其言乎按神宗接位魏除鎮安武勝等軍節
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書稱司徒判府
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為世楷
則若使富以私憾絕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為威
德累哉昔人紀錄蓋難盡信大抵類此此書之
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辨之者叅政危公得此帖
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為題
其後云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為築臺而禮
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為美談今觀諸公所贈
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
後乃託迹于老子法中以諸文著顯獲台至京
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清之以貨殖見重于時
君者有逕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澁濡之澤
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婣婦而其志節
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表者况士大夫乎展玩再
三為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君錫瓖為行樞密分院新事官莅溫郡
大得民心咸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
廉為本于是太常陳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若鮑
叔四字以貽之貽其實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
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
蓋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
能不為利之所動不能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
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為私以曲為直以
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咸斷之至未有能行善
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難能而古今
之論吏治者必以是為尚也鮑叔輔桓公名著
于齊國嘗與管仲買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
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躋美前人聲聞日章
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
勛業必將有徵于斯云

春滿庵詩卷跋

親之于子也生之愛之其為恩也大矣君子念

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
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焉斯可
矣是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
為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焉是不忍于
親之死而思報其親也雖然親其往矣容色不
接于吾之目矣聲聞不聞于吾之耳矣人子之
思不能無忘以忘也是故君子因天時之運而
誓于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為履霜露而悽
愴焉雨露濡于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
可得而求也霜露降于秋陰之斂也則反而歸
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于其反而歸而哀以
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于神之來也
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
則若親之依之也潔其几筵則若親之安之也
奉其酒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
所以交于神明而盡其情者于是為至由是而
繹焉則著存于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
瑜與瑀也墓以葬其母而屋于墓之側為時節

展省而春祀之所名之曰春濡其不忍于死其親而能盡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于衰麻哭泣之哀哉矣又况于遠欲民德之歸厚得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文而歌之詩也予故為之書于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腸輿或居步廊或居新城然惟步廊為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恩澤資叙者不與是教嗚呼何其盛哉况自石晉天福間遷居于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于今蕃衍豐殖視他姓之官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落者為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僖宗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莆田居莆田者六世而為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為宋名臣居平陽

者十世而為光祿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
一扶立寧宗功業顯著于時苟非先世積德深厚
何以能致光顯盛大如是即今二派之子孫又皆
昌熾實食端明光祿之報也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
遠詎不信乎光祿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于族
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
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
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攷前人之所
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
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為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日藉談舉籍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為子孫者非
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
則忘其本矣焉可以逃君子之譏然士大夫不幸或其
言行不得紀載簡冊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推原夫
祖澤之所自亦不可得已豈其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
四明羅舜言

于羅氏譜牒之後悉錄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沒之訓來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用心之忠且厚可謂至矣今觀羅之先自是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為懿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讀書有文其所以允厥宗者既在乎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寧不有望于後人歟然則足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已哉

孝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曰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而悲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于行乞寒餓跛瞽瘡疾彼胃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于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身焉安在而為福善禍淫乎嗚呼世道之偷薄蓋已無足論而天道之

茫昧其果無知即抑未定也即吾固不得向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于石上而葉纖綠可喜醫
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
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大率與蓀相類
惟菖蒲葉有劍脊為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五 一

為蒲是乃眩其同不知其實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污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惡乎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吳氏子性冠筮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其說書云若有恒性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卑乎我不以知羸不以庸之斯其恒也非襲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為聖人君子無他焉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于人而拂于天偽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嗚乎修而可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存否所由繫也聖愚賢不肖所判也己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清性之恒也物汨之學焉而斯復嗚呼予盍慎乎其所以為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得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得而聞歟予應之曰予獨不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遊過沉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洩海也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實其中而能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揚自然之帆擊不爭之楫以玄為篙以靜為舵而遊于寂寞之濱無為之海不知子其能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則老子法中吾將見其有異人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鯨鯨之行也不比不行鷦鷯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鯨鯨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鷦鷯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託之蝦以為之目焉若丈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為

全人其為目與翼也大矣寧虧其行而勿求其
輔于友者不亦蔽甚矣乎

雉之殪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殪也以其齒之
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
魚之取于人也必其肉之可以充滋味實口腹
也若夫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豹之皮以至
鳥獸蟲魚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實口腹而不
免其生者將必有害于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
之術亦唯審于是而已不為利汨不為物害則
何犯禍難之有

螂蛆甘帶帶食蝮蝮啗螂蛆也之三物者之相
與處也苟有先杂其類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
已故先欲而動則其害隨之而况于人之先利
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水
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盖味甘而有大毒吳
人嗜之中其毒以死者歲相望也而莫之戒故
味之甘者毒于人之身言之甘者毒于人之口
是故孔子惡佞

鼠蟲之微者也而蠹夫物為人之見之蓋無不欲斃之也聞其聲未有不憤而叱咤而眠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其色矣彼竊以為孽貪以賈怨者非人而鼠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母若鼠之為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過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而鬪而死之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為挺執焉而呼曰虎來前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折其右足以死虎惟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其所恃而斃于人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為麟也知其為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于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廿一日門生張高頓首再拜奉書于祭酒

先生閣下甲午歲先生主文衡辱不以高之愚
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即隨隊南
還曾弗獲少侍燕閒親炙誨論繼以兵革日用
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于左右其負罪
可勝言哉高性直而謀踈學膚而才拙不能與
世俯仰往者愒員四明潔身奉職惟恐獲戾于
民以玷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錄期望之意遭
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十矣或徜徉
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
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羈繫因自號
為不繫舟漁初非敢為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
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
而略其迂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說俾得以稱
其名焉幸甚幸甚叅政危公不敢以書請願假
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巧者王承福託韓子之
傳而名垂于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
可與巧者比數乎然士之有所托負者其走書
京師者請于名公鉅卿非獻陳籌策以匡時則

銜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為事亦可
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忱悚伏惟照察
不脩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聯篇疊疊數百言辭嚴而奇
意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交錯若驚湍之奔激
若崖石之峭露又若蛟蜃之騰搏而左右前後
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為文至此夫豈高所敢
望而及而來書詞稱乃及過情褒許豈其然乎
且高烏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
非師授而得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為學初
而求之古人之言則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窅
乎其深而已耳渺渺乎其浩蕩而已耳而不知
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也則雖欲強措一辭
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悱奮勵虛此之心逆彼之
志則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始若髣髴有以
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
勉強于措辭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于能言之

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為
猶前日也尚復能進乎思欲大肆吾力于其中
而有未暇焉者辟吾之于文猶見周道之坦夷
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耶若高者烏足以論文
今足下之文已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于
是而又峻其峰道其流揚其波以求至于高深
浩蕩之域豈易量也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
舟行不日可到能一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鎔鑄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內外之臣有能提卒總戎出
竒制勝以為王室之于城四郊之保障者蓋不
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
武之略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
為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誇使當世之人
知夫為將帥者必說詩書而敦禮樂不專出于
猛夫悍卒也其為吾黨之光榮何如哉高雖駕
庸臥病田里處土道僻聞之喜躍中夜不寐私
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賊

何患其滅不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所進焉
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者有出人之志而
不自用有蓋世之勛而不自矜事上則翼翼小
心處已則惴惴然如有失此所以勒銘于鼎彝
而流聲于竹帛也閣下勉之期望之深故輒陳
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秘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于先生閣下夫物
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
人之相孚人奚俟于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
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
之下風有年于茲矣雖未嘗一交面接目而心
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辭其言乎
高嘗以為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係夫
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
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
非無其人也
有其人而不為文章之司命或為
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故而莫之變焉此文氣

所以日卑下而其勢固不能以振起也凡今世之為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於黛之語緝陳言夸訛問閭侈靡寢寢焉競趨于姜蒲頽墮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古所未有太和冲厚之氣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滯卑下何與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氣之不振也若此非無其人為之倡歟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責哉天下之好尚視上之趨向何如耳又況于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樂不就為此去為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于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為文章猶時時有渾朴寂龐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儒先知所以造就之故也假設其轉而試于今亦必藐焉不為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之盛而

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才而病此也蓋文然往往出己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耳詆譏耳甚者增恐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所習以干于時而求升斗以為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于人信亦何足以恤而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于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字無聞言不足為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投祇取嗤笑詆譏增怒而唾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為一宣布之也伏負閣下抱雋才負寔學擢于巍科躋于臚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譽昭聞日文言而人信之唱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于閣下故高敢以其說進焉以為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能以此為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

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故問之疑以
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
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獻納之方策
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草前代之弊
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
二三主司焉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
覈其文必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
以抽黃對白之為工柔弱筋骨之為美綴舊聞
習成說之為華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
子後生口乳臭齒齧亂者舉能為之而由以進
而豪傑之士抱磊砢負奇屈者悉從以得哉今
試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文必欲其理明而詞
確議論有餘格律高古典雅而精深一切屏去
浮華偶儷之習如是焉而取及是焉則退而黜
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
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振起當代之文氣
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銳學疎
而文早晚俛焉驅逐于鄉貢進士之班列者于

今秋為再矣其得失是有命焉高之愚尚何敢
望焉區區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
于吾身親得覩之則雖退伏田野黯黯然終其
身無復聲光之間于人亦且懽然以無恨矣或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
乃非所言而言寧免獲戾于大君子乎高竊以
為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
而天下之公器耳又况閣下之志與吾同者哉
必且不我罪而唯我聽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
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

附錄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法伯防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周宗道構兵嘗一出而解兩家

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
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
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
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
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閩陝多故未之用士
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
其非志亦不强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于
邸以是月二十日葬于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
留河南遣監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
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也實經
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皆會哭先生也生
于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
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為詩上遯漢魏而齊
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已而不同于俗抗
節而不屈于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
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
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
非不在于用世才非不足于匡時是何節之苦

而遜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前人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戀戀乎追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為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于當時任錄事于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適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違念頽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兵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而已為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推謝而勿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恍恍而何依嗚呼先生猶有似于仲連清有慕于伯夷法遷固以為文祖漢魏以為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數竒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上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于金石或見及于文詞共再拜而哭酬用

致導守子靈輅

跋陳子上書

眉山蘇伯衡

於戚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于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于身所愛者甚于妻子所不可忘者甚于墳墓所不可去者甚于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于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于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于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不去于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于輕重也明其于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違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下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戚子上何其不幸也即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

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唯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殞身忘家墳墓無主而為鄉黨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者復元亦賢矣哉

寄陳子上錄事詩

金華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委蔓草霜

露雖摧殘寸心欲為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
愁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
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予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
城回至州南間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
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
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
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
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
矣守拙耕田將以終者而罹此變間閔遁逃非
有所為也求無愧于心而已矣困既顛沛之餘
觸物異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
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
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終